

新報

期三卷一

行發版出屋書草野

為體弱多病之兒童着想
宜服好力生
增進健康



兒服藥苦藥難嚥
兒常病為病憂心

以古為家長者與其待兒病而後惶
無措不如在平日給服相當之營養
品強壯其筋骨增加其自身抵抗力
則營養充足病源自難侵襲

好力生

含有充分之甲丁二種
維他命主治貧血消瘦
痰癆傷寒軟骨易患感冒等症功效
千萬準確不同凡品

包裝分及普通膠囊劑及滴劑二種
信誼藥廠監製 藥房均售

總經理處南京信誼藥廠 金沙井七號

稿約

歡迎賜稿無門戶之見
不以作家號召以作品優劣為取捨
尊重作者文墨不擅改只字（必要時
預先通知作者）

註有詳細地址附足掛號郵資者負責
退稿

創作譯作均收文費作者自負
作品版權自屬唯本刊有選印權行本
之權

稿費以新五號字排每頁三十元至五
十元計

廣告刊例

底 面 全面一千元

封 裏 全面八百元
三分之一四百元

文字欄 全面六百元

二分之一三百元

四分之一二百元

本刊行銷全國欲登本刊廣
告者請逕向野草書屋接洽

晶作

編主野田

純小說號 1

詩境

林徽音

姓楊的那個傢伙

黃軍

藍扇子

公孫嬾

旋風

夏穆天

版出五十月九年二十三

詩

境

林徽音

自從爲了一塊錢對於彼此都不了解以來，彭乃仁今天還是第一次來南屋，隨同秦仲民一起。

「他說他預備永遠不再看到你了；說天下竟有這樣難弄的人，」秦仲民半討功似地半譏刺似地說，却並不被明顯地看出是在譏刺，要是在譏刺的話，被告訴的從田呢，還是被說到的彭乃仁。「可是給我一拉，並沒有用了怎樣大的力氣，他也就服服貼貼地來了。其實他自己也原在想來的，就只不曉得該用怎樣的一種上場勢。」

「那天我真氣得不曉得該怎樣才好，」乃仁隨着說。「你去問奶媽好了：那天我回來了看不到你，我氣得連手都發顫的。你想，我倒好意，想你文章快要寫完了，出去買了兩瓶啤酒，買了一些鹵味，預備來招待你，你却已像那樣地走得無影無蹤了。」

從田想問乃仁，他說了到樓下去教一位小姐打牌的，怎麼又能像那樣地走得出去；而且他並沒有看到他上過樓，奶媽又怎麼會知道他是出去買啤酒的。可是他終於沒有問出來。他想他原來也很在想念乃仁，現在好容易仲民才把他拉了來，不要又經他不經心的一問，又把他氣得立起來就走。所以他只說了——

「我想你回去了會到南屋來的。」

「你看你怎樣地只有你自己！」乃仁抗辯着。「我已氣到那樣的樣子，還會肯儘跟着你跑？」

「好，我們現在來叫兩瓶啤酒，以繼續那天的「未完」，」仲民這樣提議。

「還有鹵味，要像那天同樣的——」乃仁，你寫，」從田這樣附和。

在各飲盡了一杯啤酒，而在開始第二杯的時候，乃仁對仲民說：

「現在你好告訴他了。」

「關於辦學校的事情？」

「剛才我們怎樣去看了那間屋子來。」

「是的。從田，你或者還不知道，同你幾天不見了，我們已在有着這樣偉大的籌劃。第一，我們先想到預備開一個什麼學校——從英文補習學校，已逐漸改進到文學院。乃仁，我和你——他說永遠不要看到你顯然是假話，因為沒有一次想做一些事不把你預備在內的——三個人作爲基本負責人：一個校長或者院長，一個教務主任，一個校務主任；誰担任那一個，我們隨後決定。這樣，印起名片來，也每一個人都可有一個堂皇的頭銜了。於是我們託出了每一個熟人，看有什麼空屋子可介紹給我們。今天乃仁的一個朋友領我們去看了一間。那實在太好了，面臨跑馬廳，一路的電車站又就在門口。就只要開文學院，未免太偏促一些——只兩開間的一個樓面，至多只能隔成兩間教室。而且那屋子好就在一大間上，到一隔成兩間，怕就什麼意思都沒有了。所以，爲適應它起見，我們想到了辦一個咖啡室。可是咖啡室的創辦費自然更加浩大了——這是一個問題。房租是一百六十元一個月，還不算貴。我們想先把那屋子租下了再說，即使一些都不用，損失一個月的房租，也只一百六十元。」

「老薛的意思，好像二房東要租戶訂合同的，至少得承租六個月，」乃仁補充着。

「那還是隨後的問題，」仲民繼續說。「第一，我們三個人必得在三天內各去籌措幾十元。他們答應，無論我們要不要，能等我們三天。從田，你有什麼意見？」

他們便約定了，每一個人至少得籌措六十元，到後天，把老薛也約到這裏來會集了，一起去向那二房東承租下來。他們以爲，就是學校或者咖啡室都辦不成，也可把那屋子作爲一個俱樂部，使他們自己，以及別的熟人，能在到南屋去的以前或者以後到那裏去隨便坐坐。而且他們在喝畢了啤酒以後，爲使竺從田也可以有一個實感」起見，還帶過去看了看那屋子。從田也覺得它是很好。就是把它當作寓所用也不壞，他私自己想。

可是他有一種預感，那是不會租成的。雖然，他沒有把這意思說出來，他不欲在那樣濃厚的詩意中滲入一些可厭的現實進去。而且他也在盡着他所有的力做去，關於被約定的對於六十元的籌措。

就在那天晚上他去了翰宗鈞的報館。宗鈞嘗答應過他大概能爲他從報館方面設法到一百元的，可是在他去了幾次宗鈞，而總是無法有結果以後，他也只有把它放棄了。現在，他想，他且再去看一次宗鈞看。或者他至少能從宗鈞聽得說一句那件事情的無法成就。

到那編輯部，他得知宗鈞還沒有來。

而出來代見的是老穆。

「你看翰先生，有什麼事情嗎？」他一走進會客室，一開口就這樣問顯得很匆忙的樣子。

「是有些事情。」

「你可以把它告訴我，讓我爲你轉言嗎？」

「其實是很不關緊要的事情——我想稍等他一忽兒怎樣？」

「就是——他來是沒有一定的時間的——常時要到快近宵禁的時間才來。有的時候，甚至過了宵禁的時間。」

「橫豈我沒有什麼事情，在這裏坐一忽兒沒有關係。想你很忙，或者就請——」

「好，那末我不陪你了。等老翰一來我就通知他。」
「謝謝。」

其實他來看宗鈞是爲什麼事情他知道老穆是不會不知道的。可是因爲他今天預備親自看到宗鈞，他也就不同老穆多囉嗦了。現在看到老穆走了，他不覺有一種鬆快之感，便從口袋裏摸出了一支煙，好像同人世絕無關聯似地閑散地抽着。

雖然，他也不能不時而想到，這已是什麼時候，離開宵禁開始的十一點半還有多少時間。

終於他聽得了在急促地走前來的脚步声，而走進來的，他看到，使他鬆弛的，果然是翰宗鈞。

「對不起！」宗鈞一邊這樣抱歉，一邊向他伸出了他的手。「你已來了好些時間？」

「只抽了兩三支煙，」常在以抽煙默計時間的，他不覺就這樣回答了出來。

於是宗鈞取出了兩支煙，把其中的一支遞給了從田，並從他的唇角間取下了那支將殘的，給從田由它接着火；而接着他還接旺了他自己的一支。

「今天有什麼文章拿來？」宗鈞開始言歸正傳似地問。

「這幾天沒有寫什麼。我想問，不曉得那一百元有沒有回音。」

「昨天我看到經理，也想向他問起；可是我看到他很忙，想等一會兒再問。後來，不曉得他從什麼時候走掉了。明天白天我要看到他的：我一定來問問他。我想沒有什麼問題的。」

還是不能從宗鈞聽得關於那一百元不見得會拿得到的說出。他又無法把那像認爲已全然斷絕。於是他只有約了明天晚上再到這裏來看他。

三

雖然他並不知道確切的時間，他憑離開十一點半已不會怎樣遠了，他使不覺在加速着他的步武。可是這步武

的加速顯然已是多餘，因為在他走到離開他的寓所差不多還有一半路程的時候，他聽得有一個值崗者在喝止着他的前進。

於是他被指引着走到了路的一旁。在那裏他看到已有四五個人站着，都是衣裳不怎樣整齊的。於是他不覺望了望他自己的一件駱駝毛袍子。

「要是穿了西裝的話，也許——」他在這樣試想下去。

好像在給予他的想頭一個事實上的證明，在那時在路的中間正有兩個穿西裝的青年，在談笑自若地向前走着，却並沒有一個值崗者在喝問他們有沒有派司。

由此他不由不皺了皺他的眉頭。可是他也僅能盡於他的眉頭的皺一皺，而還是一句話都沒有說，僅從已站在那裏的幾個人再踏開了一步。

接着，值崗者們先後截住了兩三輛空黃包車；車票已給拿走了，每一個車夫都很安靜似地坐在他的車子的踏脚板上。

而行路人也在陸續被選擇地阻止着。

最後來了一輛大車子，被一般的人稱做香港車的，把被截留在那裏的人統統裝了上去，像裝什麼貨色似地，就只那幾個黃包車夫，却在拉着他們的沒有轆子的空車子自己走。

大車子停下一扇大鐵門的裏面。把所有的人都驅進了寫字間，而着每一個人，不管男的或者女的，報出他的姓名，住址，年齡，職業，讓一個坐在寫字桌旁邊的職員依次登記。到登記畢，又把所有的男子都驅出了寫字間，而被逼着走到一塊空地的一邊站立着。

不久，開始下起雨來了。於是被逼站立在空地上的人們便開始叫喊着，要求着。有人想起女子還是留在寫字間裏，便大聲責問：

「女人是人，我們男人就不是人嗎？」

見要求與叫喊都沒有反應，他們便用各式各樣的話咒詛着；到後來，好像在比賽咒詛的語句的樣子，各人在盡力搜索着，編造着，各種還沒有被別的人叫喊出過的咒罵的句子；聽到了這些，自也有人在轟笑着，好像他們已忘却了他們的原意是在要求把他們放進屋子裏去，以逃避那現在他們無法躲閃的雨點。

雨越下越大了，終於有一個人開了門到外面空地上來，大聲說：

『這不是你們自作自受嗎？家裏有好着床在，不肯安分分早早回去睡覺，却甘願到這裏來立到天亮，還要受到這樣的雨淋。』——今天就放了你們進來，以後，要是再要這樣犯宵禁的話，就是雨下得再大些，也聽你們去！』

那被開放着走了進去的也是一片空地；可是上面有屋頂，因此他們可不再受到雨淋了。於是從一片咒詛聲變成了一片感激聲。

『對於怨與恩轉移得這樣快，這輩人好像比孩子還天真，』竺從田止不住這樣想。

到了裏面，已有燈光，竺從田於是看到在那裏有近乎滿百的人。在其間有一個神經失常的人，有人在說他是給大世界的那顆炸彈嚇得那樣的，不曉得他怎樣知道。還有一個人把所隨帶着的鹹切酥拿了出來，在半明半暗地推銷着，只一忽兒就統統被賣光了。竺從田不覺想：會做生意的人真會做生意。

說要到六點半才能解禁的，却五點樣子就有人來對他們說：

『好，現在你們好走了。』

雨還是在下着，竺從田到外面在一個屋檐下就了一些時間。原來在想搭第一輛電車回家的，隨即他看到了一輛空黃包車，便放棄了那原有的意念，而坐上了這空黃包車走。

到了家，他還像往常一樣，先把當天的新聞紙翻閱畢了，才上床，雖然他看到天已亮起來。

四

起了身，竺從窗子望出去望到了一片白：不曉得從什麼時候起雨已變成雪。在從家到南屋的公共汽車的上層中，他一路在欣賞雪，從遙遠的屋頂，或者近旁的樁端；尤其看到了跑馬廳的整整的一片白，他更感到了心怡。

到南屋的人比平時要少一些；而且在他到的時候，他的熟人還一個都沒有在。

人到得少，比較清閑了，常有這個辦事人或者那個侍者走到竺從田的座旁來向他隨意說一兩句話。

「竺先生落雪還是來，」有一個說。接着，他好像代為解釋地繼續說，「來慣了好像總有一樁事情沒有做了的樣子。」

「竺先生，今天怕不會有朋友來了——落雪，」又一個說。

「竺先生，你現在在做什麼事情？」第三個問。

「沒有什麼事情做，」從田如實地回答，不曉得怎麼在他的心裏好像覺得有些抱歉。

「那麼不是失業了？」

從田只有微笑着點點頭，想對於那驚異與關懷無法給予更滿意一些的回答。

正在這時，來了趙和錢。

「哦，下雪你也來？」趙第一個說。

「正像你們一樣，」從田回答。

「我們是兩樣的，」趙解釋。「我們並不天天來——今天來可說是很偶然的。」

「我們就坐在一起怎樣？」錢提議，先後望了望趙和從田。

「好——的，」趙遲疑着同意。

從田沒有說什麼。

趙和錢便在他的座頭坐了下來。

他們來是有正經的事情談，所以從田在問或應答一兩句以外，只有坐在一旁靜聽着。

「像這樣的年頭，做文人弄不好，不能不兼做一些生意，」錢告訴從田。

「做官呢？」從田好像聽得有人要拉錢去做什麼官，不覺這樣反問。

「像做文人一樣地靠不住，」錢搖着頭說。

「這要看你是做什麼官，」趙補充着。

「這說得對，」錢同意，「因為有些人做官就做得很得意。——現在我們來談做生意。——老趙做生意是一個能手，想你或者還不知道。」

「也不一定靠得住，像年底做雞就沒有賺到多少錢。」

「去年過年，我連雞都沒有吃到，這是我來了上海十幾二十年所還未嘗有過的事情。」

「你不早說——我有那樣多的雞，不是你早說了，就可隨便拿去一隻兩隻。」

「那個我可以認還給你錢的。」

「那次雞沒有賺到多少錢，我想這次去販賣木柴，一定可多賺它一些了。」

「我想我還是認兩股。」

「我勸你還是多認兩股的好，決不會上當；要是你只肯認兩股的話，你回頭看到放棄了那樣多的錢，會後悔無窮的。」

「我那裏有那許多錢：來多認兩股呢？」

趙不回答什麼，只向錢微笑着。

錢也並不理會趙的微笑，而旋向着從田勸告說：

「老竺，你其實也可認它兩股。」

從田並不問一股是多少錢，反正他知道他自己無論多少錢是一股都無法認的，不管他也怎樣想做生意，所以

他只有回答：

『我在銀行裏的錢都是限期的，一時拿不出，所以只有看你們發財了。』

趙和錢聽到了，不覺同時望了他一眼，彷彿在要從他望出那句話有幾分真實性。

『他是十足的文人，是不會看得起做生意的，』趙對錢說，以示邀他搭股的話可就此告結。

『說到做生意，』從田也好像表示不屈地申說，『我們有幾個人正在進行創立一個咖啡室。——你們要不要也大家來一分？』

『真的？』錢問。

『他在開頑笑，』趙代爲回答。

五

依照昨晚所約了的時間，竺從田到報館裏去看翰宗鈞。出來代見的又是老穆。

『剛才老翰來電話，說大約要到十二點才得到報館，』老穆告訴從田。

『他沒有說到我要來看他的事情嗎？』從田問。

『沒有。他知道你要來看他的嗎？』

『他在什麼地方？』可打一個電話給他？』

『他沒有說他在那裏。他大約在什麼跳舞場，又給那一個舞女迷湯灌住了！』電話怕不會打得到。』

從田又只有說了且在那裏等一會兒。

在不記得接連抽了多少支煙以後，他看到老穆重新走了來，而聽到他說：

『老翰怕一時不見得就會來，我不等他了。你怎樣？你有沒有派司，已快要到宵禁的時間了。』

他不預備再同黃包車夫之類在一起過一夜，所以也只有走了。

一到外面，老穆就急忙叫了一輛黃包車。

「我路遠，怕來不及，先坐車子走了，對不起。」

所謂路遠，其實只及他回家的路程的至多三分之一。他看他來不及回家了，即使也坐黃包車。他想到離開不遠的乃仁的家去過夜，可是他又想這樣遲去驚動他似乎不大好。他看到每一輛都在那樣疾馳的汽車，他的心裏更覺有些慌，想到昨晚的被塞進大車子裏，被塞進一堆衣裳那樣不整的人堆裏。以及雨，叫喊，咒詛，以及訓斥。

在像那些汽車一樣疾駛的他的思念裏，他轉出了他嘗隨同老胡去過一兩次的一個半公開的公司房間。他記得老胡嘗告訴過他在那裏差不多每夜都有通宵的打牌的。這樣一想到，便不再躊躇，他即叫了一輛黃包車到S旅館。

從田一推進房間，見裏面冷清清的，想不要走錯了，便退出來重新認了認在門框上面的號頭。他看到沒有弄錯，便還半不放心似地走了進去。

「今天人這樣少，」他尋出了這樣的一句上場話。

「今朝落雪，大家回到屋裏去窩熱被頭哉，」那蘇州女傭從沙法椅上站起來應答着。「就是孔先生搭仔孔師母，也是叫仔走走勿脫才回來格。——先生是——」她在把她用一只玻璃杯從熱水壺裏所倒了的開水遞給他的時候，接着這樣問。

「我姓竺。你不記得我了。你叫小妹——你看我倒忘不記你的。」

「我哪呀一時會想勿起來格。格日耐搭仔胡先生一淘來，我還說啥格爾先生飯先生來——格格格。」

「對我對哉，耐記起來哉，」從田學說了一句蘇州話。

「竺先生末總是——」

「這位是孔先生？」說着，從田坐下在孔先生所在靠着坐的桌子的另一邊，那靠着窗盤放着的。

「是的。竺先生，上回我們見到過一次。」

孔先生一邊說着話，一邊還在用撲克牌通七。

小妹重新坐進了那張沙發椅中去，以右手支着她的頭，像在預備有一個小睡的樣子。

孔太太橫睡在床上，在她的胸前是一個兩歲來大的孩子。

七沒有通出，孔先生在洗着牌。

「鳳英，現在有了竺先生，我們可以來「打亨」了，」孔先生並不旋向床上望，只提高了聲音說。

「小鳳還沒有睡着呢。」

「宵禁真討厭，」孔先生顯然在對從田說，雖然他並沒有抬頭望他。「我自己也糊塗，」一邊說，一邊把牌給了從田和他自己各人兩張，「會這樣弄弄牌，弄到把時間都忘却了：到走，走到樓下一看，已十一點廿來分，已來不及回家，只有退回來了。」

「我還連連催你走，你只是說，還早，還早，」孔太太訴說着。「現在你看好，弄得這樣在這裏活受罪！」從田幾乎把他昨晚的經歷，以及今晚的所以會到這裏來，都說了出來。可是他終於留住了。而看到孔先生所派的牌，想是在要他同他打「圈的溫」，既然他的太太不能即時起來陪同他「打亨」，而在他看到他所有的是一張七點一張四點的時候，便想最好來一張「老和尚」，而脫口說出了：

「要！」

六

「不曉得什麼時候了？」坐在另一張沙發椅中的孔太太這樣並不專對着什麼人地問。

「竺先生，你的表上幾點鐘？」在這樣地問着的孔先生，並不把頭抬起來，依舊在通七。

「我沒有表。或者可叫一個茶房進來問一問。」

「你按一下電鈴，風英。」

「你不好立一立起來的嗎？儘像這樣地弄着撲克牌，不曉得究竟有什麼滋味！」

孔先生便不再說什麼地站起來走到床邊去按了按電鈴。

他們得知了已快五點鐘。

「我們不是已可以走了嗎？」孔太太責問。

「已可以走了，」竺從田首先同意。而且這樣說着，他即向孔先生和孔太太告了辭。

他想要是在以前的話，他在這個時候就可過橋到什麼通宵的舞廳裏去坐上一兩小時，然後，要是不預備轉到什麼別的地方去喝早茶的話，回家睡覺。他想他的太太，雖然有時候也不免會發一些歇私的牢，好在還不會管到這些細節。像那位孔太太——他想像不出要是他有了她的話會有怎樣的結果。

一邊緩步踏着還未清除盡的殘雪，他一邊在留心看，看有沒有已開了門的可在那裏稍吃一些什麼的店舖。他看到以前開通宵的白粥店現在也沒有了。他遠遠望見了從一個店堂中射出來的燈光。他走前去一看，得知是一家酒釀園子店。他便走進去吃了一碗酒釀園子。

沿南京路，他一直走到了外灘。一路來很是冷清清的，只間或有一兩輛在闌珊地走着的空黃包車。或者因為他走得更顯闌珊，空黃包車很少有打合他生意的。而現在到了外灘，冷清清的空氣更形加濃了。而且沿江的一邊，他望去盡是些竹籬，他看來覺得很是陌生。向東他走到將近外白渡橋，他望過去顯得那樣幽暗，他有些怕走過去折循蘇州河走。他便稍退回了幾步，折入了北京路。過中國旅行社，聽到海關上的大鐘在敲六點。天還沒有亮的意思，望上去，見只懸着一彎下弦的月。他想今天一定可以完全晴了。

經過虹廟，從已開着的廟門望到裏面已有香火。他信足走了進去，見已點着在的有七八對小紅燭，而且還有一兩個人拿着手點。

全羽春，一樂天之類，想或者可以到其中去稍坐一會兒的，也還沒有開市。兜到福州路河南路一帶，一向被稱做文化中心的，見一副淒淒涼涼的樣子，不覺想到要生活下去實在是有些不容易，他想無怪趙和錢，一向好像很有辦法的，也要改做鴉和木柴的生意了。那咖啡室真能辦成倒很好。可是他自己的股第一月的房租就還沒有着落。像翰宗鈞那樣約了不到，顯然是有意的躲避。那所說了的一百元其實他早已放棄了，現在因為要付那房租，他才想且再去問問宗鈞。他原想至少可由此有一個明顯的結束，想不到至今依舊是一個空懸。雖然，即使回頭能把一個月的房租付掉，一個咖啡室從他們三個人也無論如何撐不起來。或者開一個英語補習學校，較有實現的可能。他原也僅想且把屋子租了下來，或者總可有一個用得到它的地方。而現在連他自己的股房租都還沒有着落。要是乃仁和仲民他們的弄到了的話，他不曉得他回頭該有一個怎樣急切的籌措。他不能使它失敗於他自己的。一分的無法湊足。

七

從從田到南屋，彭乃仁和秦仲民已在；在乃仁的旁邊還坐着一個人，從田想起那就是乃仁所說到的老薛，他記得他曾同他在一個舞場中一起坐過一次。

「你們認識？」乃仁伸出了他的手掌向從田和老薛在空中移動了一下說。

「認識認識，」老薛趕速回答。

「我們的咖啡室倒了，」仲民告訴從田。

「咖啡室實在也沒有什麼弄頭，」老薛緊接着說。「且書生要不脫書生的本色，所以就是要弄一些事業，也該弄一些關於文化方面的。」

「老薛有一個朋友，」乃仁補充着，「他肯投資，辦一個什麼雜誌，我們三個人會同編。」

「一切事務方面的事情由老薛一個人負責，」仲民說。

「不敢不敢，」老薛表示推讓，好像在看到即時把那責任傳遞給他的樣子。

從田覺得他又有了兩夜的徒然的浪費。他原從初就並沒有相信真會租成那間屋子，可是現在看到把它丟棄得這樣輕易，他無法不使他自己顯有一種被玩弄了一次的可惜。

「那屋子呢？」他簡單地問。

「老闆有現成的，」老薛趕緊回答，好像回答得一慢，那屋子就會倒坍了似的。

「你意思我們前天去看了的那一間？」乃仁問。

「不預備租了？」

「我們後來想我們把它租下了，」乃仁解釋，「也不會有什麼用處。開一個咖啡室究竟要化上不小的資本，叫我們三個人怎麼能弄得起來？」

「而且我們也無法把它租下來，」仲民接着說，「因為那二房東一定要我們先簽了合同，才肯接收我們所付給他的第一個月的房租。」

「我表示抱歉，」老薛用手作着姿勢說，「我介紹了那樣的一個傢伙給你們。他實在太不講道理了。可是老梁要講道理得多，他預備！」

「老梁就是剛才說起肯投資辦雜誌的那一位，」乃仁告訴從田。

「老梁預備，」老薛說下去，「先拿出三期的本錢；要是出了三期在銷路方面還不見有怎樣的變色的話，那雜誌或者就此停刊，或者歸我們自己來辦。」

「至於雜誌的性質，」仲民接着說，「可聽我們自己決定，就只不要是文藝的。」

從田知道他自己要是關於那屋子再說句把什麼話的話，那不但會使他自己更不高興，也會使聽者感到不快。所以他只是在壓着他自己。現在聽到仲民那樣說時，他才止不住問：

「出非文藝的雜誌？」

「因爲，」乃仁緊接着申說，「正像辦咖啡室或者英文補習學校一樣，這是做生意；做生意就不能不在銷路上作着打算。剛才據老薛說，那位梁先生的意思，要是辦一個中英對照的雜誌的話，在銷路上定有相當的把握。」

「是這樣嗎？」從田好像在問他自己地問。

「老梁在出版界已有十多年的歷史，他的眼光是相當準確的，」老薛担保着說。

像那樣的雜誌，從田私自想，他不但不會編，而且還不能是一個撰稿者。而且他又直覺到那僅是又一個詩境，那是很容易破碎的，像要辦咖啡室那樣。他不預備看他自已再被牽進去。所以他只望了望乃仁和仲民說：

「你們預備編？」

「你不預備編？」乃仁反問。

從田沒有回答什麼。

乃仁也有了無言的「不勉強你」的表示。

於是他們說好了不再談那雜誌的問題，而只在那裏吃一點茶，吃一點點心，並說說說就可消失在空的話。

文 運

第 一 期

文藝運動在今日
鋼刀
山野之家
螞蟻和家
滬遊雜記
匆匆
華北文壇消息

中 南
傅 長
荷 山
盧 華
劉 曼
田 湖
癸 野
末

姓楊的那個傢伙

黃 軍

三月的天氣，在北方正是不冷不熱的時候。溫暖的風，輕輕的在大地上飄蕩，彷彿是一隻慇懃的手，抽出原上的青草，剝開無名的野花，撫摸着均整的田壟。這時大地上一切的顏色，是被無邊的青草，雜色的野花，和廣闊的田壟給點綴着。

生活在鄉村里的人們，一到春天都感到一種新的愉快，和懷着一種新的希望的。在春耕之前，這種新的愉快和新的希望，驅使得每一個人都忙得腳不停，不分晝夜的在準備着春耕的工作。偏巧，前幾天噁噁嘩嘩的落過一場透雨，人們立刻便加料的喂養着驢馬，和謹慎的選擇着與土地適宜的種籽。

現在春耕是已經開始了，田壟間湧起無數的鞭聲和口哨，以及驢馬的嘶叫和人們的歡笑。這一些聲音，從清早便悠揚的在春風里蕩漾着，直到從村外的樹梢上飄起一縷一縷的炊煙，這一些聲音才隨着夜色的籠罩靜寂下來。

這時太陽已經壓山了，在田壟間耕種了一天的人們，才陸續的轉回家來。他們踏着夕陽的餘暉，望着從家院飄起的炊煙，在路上說說笑笑唱唱咧咧的，來到家里吃一頓香甜的晚飯。

在這個時候，楊世實披着滿身的黃昏，剛剛從離村莊不遠的小縣城里踉踉跄跄的走了出來，他癱軟的回過頭

，向空空洞洞的城門瞥了一眼，費了老大的氣力才睡出一口吐沫：

「他媽的！這幾個月可把老子給悶苦了……監牢簡直就是地獄麼！真不是活人住的地方……這回可把老子放了……他媽的！一霎眼兒又是春天……」

從城門里噴出一團風塵，把他幾個月也不會剪過一次的髮梢兒吹得一蕩，他厭惡的連忙轉過頭來。風塵散了，他在暮色蒼茫里望到一片綠色的大地，和一些隱約在樹圍里的人家，他不禁連連打了兩個搖擺，立刻在他眼前浮現出一個猙獰的臉相，他想撲過去用手把那臉相撕破，或是用嘴把那臉相啃碎，但那臉相却向他狡猾且兇狠的一笑，翻了兩翻菱形無光的眼睛，就不見了，他爲了補償這個失望，便憤怒的拍着胸脯子大罵起來：

「好張瞎子！你的道眼我全知道，從狗嘴里吐不出象牙來……這回老子拿這把骨頭和你拚了，讓你知道我姓楊的並不白給……你不是會滿嘴胡說麼？嘿！老子要不割你的舌頭才怪，只要你小子有熊！」

他心裏一動，連忙把嘴停住，楞怔怔的向左右看了看，左右並沒有人，他這才放了心，伸手抖抖的搔了搔頭髮：

「他媽的別讓那個小子聽到，張瞎子的眼瞎耳朵可長，別打不着老虎，倒把手送到老虎嘴里去……其實他不是老虎，就是老虎我也敢拔下幾根胡鬚……男子漢，那怕個屁！」

他想伸手再拍拍胸脯子，手還沒有抬起來，却意外的連着打了兩個呵欠，更出他意外的，接着就有眼淚和鼻涕滴滴巴巴的降落下來，他心里一慌，腳底下就越發的沒有根，險些被一陣風給吹倒。他連忙咬了咬牙齒，瞪了瞪眼睛，才好歹又踉踉跄跄的向前走，他一面奇怪的想着：

「真他媽的邪氣！蹲了幾個月的監牢也沒張哇露口的，怎麼一出監牢立刻就犯大煙癮呢？人真是他媽的賤坯子！賤骨頭！賤肉……」

他無情的在責罵着自己。但惟恐這種責罵還不足以促自己反省，趁着眼前沒人，便悔恨的抖起衣袖向自己的臉蛋上打了兩個巴掌。

可是他這無力的手掌打在臉蛋上，像吹來一片落葉似的，並沒感到什麼疼痛，他才知道手掌已經消薄得無力，臉蛋也枯瘦得有點麻木了。於是他感到一種悲哀，像一個失落了武器的勇士，垂頭喪氣的非常傷心。

楊世寶就懷着這種交錯的心情，在晚風的吹習中，踉踉跄跄的向離城五里路的一個村莊里走來。他不時的打着呵欠，或是用手臂抹着滴滴巴巴的眼淚和鼻涕……

他爲了避免一般人們的視線，悄悄的躲在村莊附近的一片野甸上，他想等到黑天之後，在田壩間工作着的人們都走淨了，再悄悄的溜進村莊里去，這樣可以免去人們對他的議論和謠言，也不會有什麼消息去打動張瞎子的心。於是在野甸上，默默的迎着習習的晚風，和望着堆在天邊的那一疊白雲。

可是他感到肚里非常的空虛，接着就是咕嚕咕嚕的一陣腸鳴，他才想起在走出監牢之前僅僅喝了一碗稀粥，這時肚里便感到異常的饑餓，他使力的緊了緊腰帶。現在雖是春天，他仍然是穿着一身棉褲棉襖，悶得他混身在冒着熱汗，他可以從自己的衣着上計算出在監牢里放過去多少日子……

「啊！一轉眼兒冬天就不見了，春天又來了，監牢里的日子也過得很快呀？他媽的！活該姓楊的命大，也沒餓死，也沒癩死，現在立起來還是五尺多高，這回是騎驢看唱本兒，走着瞧罷！只要張瞎子晚嚙一口氣兒，熱鬧可在後頭呢……瞧着罷！非給他來個白刀子進去，紅刀子出來不可，連白小腳兒也捎帶着，用剗刀剗掉她的腳，實熟了沾着醬油就酒喝……嘿！我看他們倒有多大的膽積！」

他忍着饑餓，坐在野甸上嘟嘟囔囔的自言自語。當他一提到白小腳兒，狠狠的捏落了身邊的一朵野花，塞在嘴里用大板子牙給嚼了個稀骨腦爛，然後又狠狠的唾了出來：

「呸！我把你這個膿貨，狗娘養的！」

這時從他的頭上飛過去最後的一幫烏鴉，野甸上的小草在搖蕩着暗色的波紋，堆在天邊的那幾疊白雲，也已經浸透了沉濃的夜色。

他站起來，懶懶的伸了伸腰……

『不要再呆下去了，慢慢的走罷！還差沒有一里路了，頭掌燈大概是可以進村的……』
一些貪玩兒的小孩子們，被大人誘迫着在田壟間工作了一天，便趁着傍晚的時光，從大人們的管束，和工作
的繁忙里解脫出來，他們又得以恢復了頑皮的本性，三三五五的奔向野甸上來，有的打着鬧着，有的來採野花，
有的提着鞋子，到野甸上來套在空中搗着翅膀的小蝙蝠，他們連顛帶跑的唱着：

蝙蝠！蝙蝠！

穿花鞋，

花鞋大小咧，

回家問姐姐……

他剛想躲避這羣小孩子，却被其中一個小孩子看見了，立刻就指着他喊：

『你們看！楊世寶出監了……』

於是一羣小孩子便跳跳蹦蹦的圍上他來，一面異口同音的唱着：

楊世寶，

不學好，

偷隻花鞋，

蹲監了！

他憤怒的握起兩個拳頭，又把眼睛一瞪：

『我把你們這羣鬼崽子……』

經他這一威嚇，小孩子們哇的一聲就散了，他嘆了一口氣，連頭也沒回，便踉踉蹌蹌的向村子里走來，
剛到掌燈的時候，村子裏有一陣狗叫。

緣來楊世寶這個人，還是近二年來才被村子里的人們正式發現的。但止到現在，一般人們對於他的來歷還不大清楚，可是却有人知道，現在的楊世寶就是十幾年前，那個精着屁股，流着鼻涕，張着兩隻小黑手，常常蹲在大廟臺上對着陽光做小泥娃娃的那個骯髒孩子。那個時候他的名字叫什麼，人們已經都記不清，自然那個時候他的名字也不會被一般人們注意過。他的生命，彷彿是路旁的一棵小草，悄悄的生長，是沒有誰去向它關心的。

他在村子里活了二十幾個年頭，從來也沒聽誰談論過他的母親，而他從來也沒看見過他的母親，他只知道廟的老楊是他父親，在十幾年前他曾經第一次這樣問過老楊：

「爸爸！我也有媽媽麼？」

老楊撫摸着他的頭，吞吞吐吐的說：

「有媽媽！有媽媽！」

於是他又問：

「我的媽媽上哪兒去啦？」

「你的媽媽上姥娘家去啦。」

起初他就不再問了。以後又隔了一年多，他還不見母親回來，便又問着老楊：

「爸爸！媽媽怎麼不回來呢？我很想她……我要去找她。」

老楊還是撫摸着他的頭，吞吞吐吐的說：

「路太遠啊，媽媽就要回來了……等爸爸給你買個糖球兒，含在嘴裏就不想媽媽了。」

他含着淚水，搖了搖頭：

「不！我不要糖球兒，我要媽媽……」

後來把老楊逼得沒有辦法了，才淒淒涼涼的對他說：

『可憐的孩子！爸爸跟你說實話罷，可是你不要哭啊？媽媽生下你來就死了，你今年多大，媽媽就是死多少年了。』

於是他倒在地上打着滾兒哭起來了，一定要老楊帶着他到媽媽的墳上去看看。

老楊也滴着眼淚，解釋着說：

『傻孩子！哪兒有媽媽的墳？早讓一場大水沖跑了，連一個棺材窠兒都沒留下……聽爸爸的話，還是把媽媽忘了罷？』

老楊連忙從衣袋裏取出一個糖球兒，塞到他的嘴裏。他經那以後就不再問關於母親的事了，但偶而想起來抹眼淚是有的。

可是現在村子裏的年齡老一點的人，閑着沒事，偶而一談論起楊世寶來，却像發掘着什麼秘密似的，偷偷的說：

『楊世寶也不是老楊的兒子，老楊一輩子沒有老婆，哪兒來的兒子？他是老楊在一天早晨拾獲去的時候，從一家牆壕裏拾來的，偏偏他還有一口氣，就讓老楊養大了；誰知道他到底是誰的兒子？可是老楊是他送的終。』

經人們對他考證起來，就被人暗暗議論他自幼就不學好，說他在八九歲的時候就蹲在井邊去拉屎，或是把誰家的小姑娘扯着辮子拖到高梁地裏去，差不多隔三差五的就有人站在大廟臺上扯着嗓子罵：

『老楊！你不要裝糊塗哇？既然養活他，就得管教管教，井邊上是拉屎的地方嗎？你要敢說是！明兒格我就蹲在你家鍋臺上拉屎來……孩子瞎，大人也瞎？王八蛋X的！』

或是誰家的女人，扯着一個小姑娘的手，坐在大廟臺上，用手拍着廟臺上的磚：

『老楊啊！你家祖墳上都缺德冒煙啦？有人養沒人管的小王八犢子，你是吊死鬼擦胭脂，死不要臉啦？沒有一塊豆腐高，色勁倒不小……把這麼小小的姑娘壓在壟溝裏，就……唉！你讓我怎麼說得出口哇？小王八犢子！』

老楊聽着有人在門外一罵，總是堆着滿臉笑容，向人家作揖碰頭的說些好話。

可惜老楊在十年前就死去了，他的生活立刻就沒有着落了，那個時候他的年紀又小，無家無業的非常可憐，不過那個時候却沒有人這樣注意他。只有和老楊生前很要好的哼哼大叔不忍心看着不管，不久他便和哼哼大叔住在一起了。

哼哼大叔也是一個獨身漢子，他和老楊一樣都是從山東逃荒到村子裏來的，他在村子裏當了二十多年「看秋」的。每年在高粱能沒過人的時候，便常常看見他提着一桿扎槍，帶着一隻黃狗，蹲在田壟上默默的吸着一袋一袋的蛤蟆煙，離得老遠的就可以看見那扎槍頭上飄着的紅布條兒。如果有人來偷秋，他也不動手去捉，便含着硬崩崩的煙袋嘴子，用鼻孔打着哼哼，偷秋的人一聽到這聲音就悄悄的跑了，因此人們給他送了一個外號兒，叫作「哼哼」，一般小孩子們都喜歡管他叫哼哼大叔。

他自從和哼哼大叔住在一起，才漸漸被一些指責偷秋爲生的人們注意起來，偶而才有人指着他的背影說：

「你看！他不是姓楊的那個傢伙麼？」

那個時候大概還沒有人知道他的名字，似乎誰也不想知道他的名字。他雖然是時常的在村子裏出現，但在一般人的眼裏他又很快的就散失了。

由於一般人對他漠視，自然也沒有誰究論他整天是在幹些什麼勾當，天天在田壟間工作着的人們永遠也看不見他，但遇事進城的人們却往往發現他蹲在一個傘形的布棚子下面，偷偷的吃肉火燒，或是喝豆腐腦兒，有時還發現他和誰揪着領子吵架。但因為他是在村子裏不被人們所注意的人物，自然人們到城裏來遇到他也是不加注意的，因爲這個緣故，他常常到城裏去作了些什麼，人們也都不大清楚。

有一次，村子裏有人進城去，在半路上發現他和一個沒有幾根頭髮的老太太吵架，老太太扯着他一隻胳膊，而他却把兩隻手藏在衣襟底下，有一隻鷄的大腿掙到衣襟的外面，藏在衣襟裏的頭還咕咕的叫着。那老太太哭唧唧的質問着他說：

「這不是我的雞叫嗎？你修修好，把它給我罷？我家的雞都快失淨了……你修修好！」他用膀子使力的擡了老太太一下：

「你說這是你的雞！你的雞四條腿？這是我的雞，我的雞兩條腿！」老太太還是不放鬆他的胳膊：

「不要這麼說罷！天下的雞也沒有四條腿的……我眼看著你撒一把米，從我家裏把它引逗出來的，抓在你手裏，就是你的了？」

他把眼睛一瞪：

「放屁！你的雞有什麼兩樣兒？」

老太太想了想：

「我的雞腿纏着一條小麻繩兒，不信你看一看？如果沒有就是我錯認了……你的雞你拿走！」

他看着圍來幾個人，也有一點發急的樣子，他不自然的嘿嘿的笑了笑：

「一隻雞算什麼寶貝？我認倒霉不要了，送給你得啦，到你家裏去下金蛋！」

他怒氣沖沖的也沒有看，從衣襟裏把雞取出來，就一鬆手，那隻雞咕的一聲就鑽到高梁地裏去了，於是他仰着身子哈哈的只笑：

「這可怨你！我好心好意的白送給你一隻雞，你自己反把它放跑了……嘿！快鑽到高梁地裏去找罷，大概够你找半月的……」

老太太也沒去找，嘆了兩口氣就走了。

後來這件事傳到哼哼大叔的耳朵裏，哼哼大叔便再三的囑咐他：

「好孩子！人家都說你手脚不老實，還說出一大堆不好聽的話……你爸爸照看你可不容易啊！為你生過多少閑氣，得罪過多少人，他是死了，你得要長志氣……大叔總是希望你好，不要人家背地裏說壞話……」

哼哼大叔每次囑咐他，他總是滿不在乎的嘿嘿一笑：

「大叔你不要聽那些風言風語罷，村子裏的人們不多餘添油撥火啊！他媽的，我就是手腳不老實，也沒把誰家的孩子扔到井裏……反正鬼子不吃窩邊草，我手腳不老實干他們的屁事！如果他們胡說八道讓我聽見，不把嘴給他撕兩半兒才怪呢？」

從那以後，他手裏多了一把明晃晃的鐮刀，無論走到什麼地方，他總是背着手兒把鐮刀在屁股後頭提著。

三

前年秋天，在一個落着濛濛雨的晚上，哼哼大叔戴了一頂涼帽，披上一件蓑衣，提著扎槍，帶著黃狗，到南窪去「看秋」。

約摸著快到了小半夜的時候，他冒著濛濛雨，帶了黃狗穿過一片高粱地，到一個坎子裏來，想坐在松樹根底下避避雨。

還沒等他坐穩，就看見從坎子裏穿出來兩條黑影，他一楞，以為是兩個偷秋的家伙，他又習慣的用鼻腔哼著。可是那兩條黑影却直撲過來，一面尖著嗓子悽慘的叫著。

「糟了！這緣來是兩隻狼啊？」

他連忙站起來，耗著扎槍使向那黑影子胡亂的刺了一陣，他也尖著嗓子喊：

「大笨！快上啊？快上啊？」

叫作大笨的那隻黃狗，一聽到狼叫，連骨頭節兒都軟了，嚇得在一旁抖著身子只滴答尿，大氣也不敢出，任憑哼哼大叔怎麼喊。

哼哼大叔冒出一身冷汗，喘著氣，東一槍西一槍的刺著，那兩隻狼圍著他連跳帶穿的只叫，聲音悽慘得森人。

後來他簡直是瘋狂了。直勾勾的瞪着眼睛，不停的用扎槍刺着：

「看槍！看槍！看槍……」

他也不知道是經過了多大的時候，或是自己在幹些什麼，只是聽到轟隆隆的一串雷聲，震的他頭髮根子一乍，以後的事情他便記不大清了。

沒等天亮，雨已經停了。清早，村子裏有人到南窪來看雨水，隱隱的聽到一聲連着一聲的喊：

「看槍！看槍！看槍……」

人們循着這聲音找到坎圈子裏來，才發現哼哼大叔上氣不接下氣的還在一槍一槍的刺着。人們走過來，他便向着人們來刺：

「看槍！看槍！看槍……」

哼哼大叔被人們拖回家來，盤在炕上，從嘴裏向外冒着白沫兒，眼睛瞪到大得不可再大，眼仁兒一轉也不轉的向上翻着。人們問他什麼，他也不說，只是顫着嘴唇嚶嚶着：

「看槍！看槍！看槍……」

隔了半晌，他才漸漸的清醒過來，把在半夜裏遇見狼的事情說給人們。這個消息，很快的就傳遍了村子，一般人們都担心南窪那塊田不能平安無事的去收割。且有幾個老年人從狼的出現揣測着未來的年月：

「年頭兒變壞！鬧義和團的那年狼不是都下山了麼？早晨去拾糞，牆壕裏滿是狼糞，細一看，糞裏還有人骨頭渣滓呢……不信？就慢慢兒瞧着罷，死不了的都能趕得上……」

可是沒隔幾天，在一天早晨太陽剛冒紅的時候，有一個人用幾根高粱桿子，担着兩隻血淋淋的狼走進村子裏來，在後面跟着許多的小孩子，一面拍着手，一面跳着腳的喊：

「快來看呀！姓楊的那個傢伙打死狼啦！快來看呀！」

「是用礮刀砍死的！快來看呀！把狼腿都砍斷啦！」

從那以後，楊世寶這個人才被村子裏的人們發現了，同時一般人才正式承認村子裏有楊世寶這個人。

楊世寶被村子裏的人們發現之後，他的一舉一動也都被人們採入鄉村裏的新聞之例。所以他的言行彷彿有人暗暗用眼睛給紀錄着，準備在吃過晚飯，當着一些坐在月亮地上的人們去發表。

常常坐在樹蔭底下，托着一根三尺多長的銅烟袋，一面吸着烟，一面講着張家長李家短的，彷彿是村子裏的新聞專家——王大報子。他只要是坐在什麼地方，很快的便圍上一羣人來，七嘴八舌的向他問長問短。無論他答覆的什麼，人們都覺得非常滿意，每個人都把他的話記在心裏，到晚上再和自己家裏的人們去發表，並且還都要特別聲明：這是從王大報子那裏聽來的，才算有效。

因此人們要知道楊世寶的動態，就不能不去請教王大報子。村子裏忽然出現了一個楊世寶，彷彿王大報子所負的任務又加重了一些。

王大報子有兩隻善於表情的眼睛，和兩隻能作出各種姿式的手，尤其是他的一張蛤蟆嘴，能模仿出村子裏一些有身份，有聲望的一些人們的聲調。他常常坐在一羣人們的核心，發表他採訪來的新聞，一面作着表情，一面打着手勢，如果他同情這新聞裏的人物，還可以從中辯護幾句，如果他憎恨這新聞裏的人物，便藉機會大肆攻擊。但他最怕當着一羣聽衆，突然跑來一個小孩子向他爭長論短，因此他總是在衣袋裏預備幾個糖球兒，等遇到必要的時候用它塞住小孩子的嘴，小孩子也不大觸犯他。

那年的秋天，高粱的穗兒剛剛在秋風裏發紅，離開割還有些日子，村子裏的人們都閑得有點難受，只要一吃過晌午飯，人們便一羣一伙的聚在樹蔭涼底下，聽王大報子發表村子裏的新聞了。

忽然有一個人問他：

「喂！大報子，你這幾天碰見楊世寶了麼？怎麼好些天他不露面兒了？」

王大報子不慌不忙的翻了翻眼皮：

「怎麼碰見啊！你成天的在炕頭兒守着老婆知道什麼？楊世寶近來可越發的標了，天天我在寶局裏碰見他，

他押起寶來可兇！」

那個人驚異的問：

「楊世寶還押寶麼？這我倒沒聽說！」

王大報子一撇嘴：

「等你聽說就要過三萬六千年了，你是個木頭腦，什麼地方能擺得出？嘿嘿！好聽的還在後頭呀？」

於是人們就連連的催促着：

「喂！大報子你說呀？」

「還有什麼好聽的？快說！」

王大報子挺了挺胸脯，又像巡視災羣似的瞥了他們一眼，一面在手裏顛着那根銅烟袋：

「你們知道個屁！光知道袁大腦袋就是從前的元寶……慢慢兒聽我告訴你們罷！」

他沉了沉，把一個小拳頭似的烟袋鍋子塞在烟荷包裏，用手有趣的搓弄着：

「這是你們作夢也想不到的，嘿嘿！楊世寶不但押寶，還和白小脚兒有一腿呢……」

人們一楞，齊聲的問：

「這可靠嗎？」

王大報子得意的笑了笑：

「起初我也不信，可是後來我親眼看見了，當然可靠囉！」

人們又紛紛的問：

「你怎麼看見的呢？這可神了！」

「當然是神了，慢慢兒聽我說呀？」

王大報子吸了一口煙，又接着說：

「反正有這麼一次罷，準是那一天我可忘了……我又在警局裏碰見楊世寶，他剛從外面來，正趕上還沒開齋呢。你們說他够多麼兇，從兜兒裏摸出一團現大洋來，不問三七二十一就押了一個孤丁，偏偏他就贏了，拿着錢就往外跑……我在後面悄悄的跟着，拐彎兒，抹角兒，他奔白小腳兒的家裏來了，走到牆邊兒，他像隻貓似的，一抖身子就跳在牆裏邊去了……」

「哦！好麻利啊？」

人們都瞪着眼睛，盯着王大報子的嘴，也盯着他的手。

可是他把臉子一板：

「他麻利？我也麻利呀！可是我沒跳過去，爬在牆頭上往裏望着……」

人們直眉瞪眼的問：

「望見了什麼？」

「望見楊世寶拿現大洋，對着門縫兒往白小腳兒的屋子裏滾呢，我還聽見他在屋裏嘻嘻只笑……真有一股子浪勁兒！」

「以後怎樣了？」

人們又急急的問着。

「以後我就跳下來了，大概其是要樂合一陣子罷……」

王大報子說到這裏咧着蛤蟆嘴哈哈的笑了，接着他就猛力的吸着煙。

人們漸漸散去，把這段新聞也給帶走了。

四

從那以後，村子裏的人們時時在注意着楊世寶和白小腳兒的關係的發展，且時時在傳說着楊世寶和白小腳兒

的秘密。大人們便聚在樹蔭涼底下，或是坐在月亮地裏，交頭接耳的喃喃咕咕：

「我們瞧着罷！村子裏要有熱鬧了，楊世寶和張瞎子不是鑽一條褲襠麼？早晚楊世寶是豬八戒照鏡子，裏外不個人兒……白小脚兒可是剃鬚，沾不得手……她從十七歲妨死漢子，十八歲就霸在張瞎子的手裏，這些年了，明鋪夜蓋的沒有一點兒說道……如今又蹦出一個楊世寶來，這不是二虎爭食，必有一傷麼？張瞎子的眼睛，心可不瞎呀！我們瞧着罷，耗子拉木欵，熱鬧在後頭呢……」

小孩子們聚在一起，倒不大偷偷的喃喃這件事，他們是明目張胆的合起來唱着：

楊世寶，

多麼美？

摸着小脚兒，

嘴對嘴！

楊世寶，

多麼標？

摸着小脚兒，

腰對腰！

但是出人意料之外的，張瞎子對這件事非但沒有什麼強硬的表示，不知怎麼一來，楊世寶反時常的在張瞎子的家裏出入了。他戴着一頂編着卍字紋的涼帽，帽沿兒鑲着芽青色的布邊兒，在背後垂着兩條紅飄帶，穿着一身潔白布的褲褂兒，一雙千層底的蓋兒鞋。他老是背着一雙手，手裏提着一把明晃晃的鐮刀，走起路向前一衝一衝的，彷彿一條路只應該讓他自己走，所以人們在路上遇見他，都在老遠的就躲開，如果稍微挨近一點兒，他會故意的用膀子撞來，接着就是把眼眉一立楞：

「你沒長眼睛嗎？往人身上走！大概你是活够啦，要嚐嚐我這把鎌刀……那麼就把脖子揚起來試試！」

他們只好衝他笑笑，點點頭，一溜了事。

于是他回過身來就哈哈一笑：

「真沒骨頭！腦袋掉了不就是碗大的疤拉嗎？熊貨！」

但無論他罵些什麼，是沒有人來和他理論的，人們在背地裏常說：

「不要惹楊世寶罷，那傢伙是大糞坑裏的石頭，又臭又硬！我們惹不起他，我們可躲得起他，誰穿着新鞋往狗糞上踩，離他遠點兒沒虧吃……」

大煙鬼，

兩條腳，

披上麻袋，

才後悔……

王大報子用那根銅煙袋，向小孩子們擺了一下，吆喝着說：

「瞎唱什麼？等會兒楊世寶來到你們的耳朵了……好好在一邊坐下！」

立刻人們也都說：

「對了！好好在一邊坐下……大報子！你接着說呀？」

王大報子吸了一口煙，從嘴裏慢慢把煙縷吐出來，煙縷在他面前飄着，他的嗓子才又在人們的耳旁響起來

了：

「小孩子光能惹禍，一看見楊世寶的鎌刀，把姓都吓忘了，不多餘細唱唱囉囉的，哼！裝會兒聽唬得……」

現在楊世寶可不比從前了，人家的耳朵多麼長啊？我們放個屁他都能知道的，別看他天天和張瞎子躺在炕上抽大煙，給他們傳風報信的人，腦門兒上也不貼帖兒，我們知道準是誰呀？」

「怎麼！楊世寶還學會抽大煙了？」

有人這樣的問着。

「可不是麼。聽說是張瞎子教會他的，現在他們兩個人處得才近便呢，憑張瞎子的身份，家道，那點不比他楊世寶強幾萬倍？人家張瞎子可是宰相的肚子裏能够行船，明明知道他和白小腳兒不清楚，也不吃醋，兩個人還常常在白小腳兒家裏抽大煙呢，也說不上這是怎麼一股勁兒！」

王大報子有一點羨慕，他連着啞啞嘴，又重新裝了一袋煙，人們連忙搶着給他點火。

「張瞎子到底是什麼意思呢？」

其中有一個人想聽聽王大報子的見解，便抽冷子問了一句。

王大報子彷彿也答不出什麼，便順嘴說：

「誰知道呢？」

突然有一個小孩子插嘴說：

「大報子也有不知道的事麼？」

王大報子一楞，才望見有一個小孩子正嘻嘻笑臉的望着他。他連忙從衣袋裏取出一個糖球兒，用兩個手指頭捏着，逗着那個小孩子：

「你要不再說話，我就給你，你說不？」

小孩子一看見糖球兒，便伸手來接：

「我不說了！」

「乖！這才是好孩子呢。」

可是王大報子一想；自己總是應該發表點兒見解才對，不能當着許多人滑過去。於是他習慣的閉了閉眼睛，像剛剛轉上一口氣來似的說：

「……到底是什麼意思呢？依我看這就是穩軍之計。張瞎子可不是他媽的省油燈！別看楊世寶拿一把鎌刀能砍死兩條狼，那是出馬一條槍，人人可以敵防的……張瞎子可枉道！就憑他肚子裏的那一口牙罷，也能把楊世寶咬個腦漿崩裂的！可是人家先不施展，等楊世寶自己轉不靈了……」

他忽然把話停住，變臉變色的用手推了推旁邊的人，悄悄的說：

「你看！說曹操曹操就到了……」

人們看去，楊世寶果然又倒背着手，一衝一衝的走了過來，他的臉可比從前瘦多了，彷彿是從涼帽底下只露出來一個灰白色的下巴。

王大報子第一個站起來，又悄悄的說：

「我們快散了罷，小心他屁股後頭那把鎌刀……快散了罷！」

於是人們匆匆的散了，楊世寶也並沒阻攔他們，只是盯了王大報子一眼。

秋收之後，鄉村裏的人們才算安心的鬆閑下來。到了九月，北方的人們在早晚已經多半要穿上棉衣服了。村子裏爲了慶祝一年的收成，由張瞎子提倡連着唱了三宿『驢皮影』。但在開箱的頭一天晚上，張瞎子說是頭疼，和楊世寶在白小腳兒家裏抽了一陣大烟，便扶着他兒子張六年的肩膀回家發汗去了。

楊世寶抽足了大烟，白小腳兒便慫恿他去看影戲。他於是興興的搬着凳子，提着鎌刀，白小腳兒提着燈籠，邊說帶笑的走出屋子。可是臨出屋子，白小腳兒望着他手裏的那把鎌刀，半煩半氣的說：

「你到哪兒也離不了這把鎌刀，像個鬼神似的！今兒晚上你把它放家罷，這也不是關老爺的青龍偃月刀？」

楊世寶笑了笑，然後又執拗的搖着頭：

「不行！這把鎌刀是我的法寶，如果遇着什麼事情，這法寶是很管用的。走罷！我還是拿着它……」

他們走到街上，哼哼大叔從對面來了，似乎想要躲避他們，却被白小腳兒給叫住了：

「大叔！你回家去麼？順便把這把鐮刀帶回去罷！」

哼哼大叔正在猶豫不決的時候，白小腳兒伸手就去奪楊世寶手裏的鐮刀，一面嬌嗔的說：

「誰願和你這個兇神在一塊兒？你要一定拿着它，我就不去了！」

「好！你把燈籠給我。」

白小腳兒用燈籠接了一把鐮刀，連忙就把它送到哼哼大叔的手裏：

「大叔你把它帶回去罷！」

楊世寶看着哼哼大叔走過去，才敷衍衍衍的說：

「大叔！不一塊兒看影去嗎？」

「你們去罷！我等會兒再說。」

哼哼大叔沒回頭，一直的走過去了。

在響鑼之前，楊世寶和白小腳兒肩靠肩的對着影臺子坐下了，兩個人默默的剝着落花生吃。等鑼鼓響過之後，影臺子前面便擁滿了人，男男女女的參混在一起。從縣裏派來的幾個警察，背着槍來來往往的在人羣裏擠。

影戲開場了，楊世寶的兩隻眼睛直盯在影窗上，不知道白小腳的胳膊從什麼時候伸到自己的胸前來，他想伸手去握住她的手。

就在那個時候，忽然有一隻軟軟的手掌打落在他的臉上，沒等他說話，接着就是一個女人尖着嗓子喊：

「我把你這個不要臉的東西！到姑奶奶面前來找香盈？你沒有姐姐妹妹？你沒有媽？」

立刻擠過來幾個警察，還圍上來許許多多的人。白小腳兒一口咬定她的一隻繡花鞋是被楊世寶給偷去了，警察用電棒兒向她的脚下一照，果然是缺少一隻鞋。於是白小腳兒就理直氣壯的對警察說：

「我這鞋是子供呢的面兒，繡着鯽魚臥蓮的……快翻翻他的兜兒！」

也不管楊世寶承認不承認，警察一揚手就打他一個巴掌。

楊世寶才想起鐮刀已經不在手裏，多半是上白小腳兒的當了，他揣想着唆使白小腳兒的，一定是張瞎子：「好！這回我姓楊的算栽了！」

經過一陣搜索，結果從他的衣袋裏搜出一隻女人的鞋來，和白小腳兒脚上的那隻一比，果然是一模一樣。

楊世寶衝着白小腳兒猙獰的一笑：

「這回便宜你們！」

當天晚上，從表面看是張瞎子却不過白小腳兒的請求，才一面喝着扣碗茶，一面根據什麼罪條，一句一句的吐着腹稿。他的兒子張大年伏在櫃臺上，循着他的聲音，用櫻桃粒兒大的楷字，湊成一篇半通不通的呈狀。第二天剛朦朧亮，楊世寶便倒捆二臂的，同着一張呈狀，被一輛驢車拖到縣城裏去了。

他回到村子裏來，已經是第二年春暖花開的三月了。

五

一進六月，北方正是一個多雨的時候，往往會因為在天空飄着蒲扇大的一片黑雲，散佈開便遮暗了天空，只要吹來一陣邪裏邪氣的風，立刻有一些銅錢大的雨點兒，從天空上吧答吧答的降落下來。

雨過天晴的傍晚，家家的院子裏都要閑散的坐着一些人，一面吸着潮濕的蛤蟆烟，一面搖着蒲扇乘涼。這時田壟上的高粱，已經有一牆來高了，葉子上沾着水珠兒，像新刷過一層綠油似的，眼向着向下只滴。種在院子裏的包米，已經粗壯得像一隻小胳膊，剛吐出的紅纒兒，襯着那寬厚的綠葉，在晚風裏擺動。

當夜色透過蜘蛛網，楞在簷頭上的那幾隻沾了滿嘴稀泥的燕子，也不解人們在院裏的談笑似的，便懶快快的躲到自己的窩裏去了。

人們却不肯鑽進有稜有角兒的小屋子裏去，還是在飄着晚風的院子裏繼續乘涼，一些頑皮孩子們，便三三兩

兩面沿着牆根尋找滿身疥瘡的癩蛤蟆。夜色沉濃下來，顯得時常從牆頭上飛過來點點的螢火也是很亮了。

比螢火的光稍大一點兒的，是燃在張瞎子身邊的那盞景泰藍的烟燈。但究竟這光亮能比螢火大多少，他或不能說出一個比喻，因為他的眼睛從來就沒發現過這個世界上還有什麼光亮。可是他却知道像這種光亮，在晚上也是常常有的。

張瞎子偏着身子，躺在小烟燈的一邊，一隻手捏着一把沿着紅邊兒的大蒲扇，一隻手要着兩個油光光的圓核桃。這時他隱隱聽到一種噉噉的發着黏液性的聲音，便抽着蒜頭鼻子，把嘴張得大到不可再大打了一個呵欠，他連忙用核桃揉揉鼻子，才悶聲悶氣的說：

「我早就捏算出來了，楊世寶那個傢伙的陽壽沒盡，在監牢裏是癩不死的，現在果麼其然的應了……本來我是打算拿他的拳頭打他的眼睛，這叫作斬草除根！可是他的陽壽沒盡，到春天又冒芽兒了……真他媽的邪！」

躺在他對面的，是臉蛋上長着拳頭大一個肉瘤子的——任大架子。他捏着一隻鐵籤子，在燈火上翻來翻去的燒着一泡烟膏，聽完張瞎子的話，就用鼻子哼了一下：

「其實三爺總是不肯趕盡殺絕，不然楊世寶早就吹燈了……別看他又冒芽兒，還是禁不住一場霜的！憑三爺這兩下子，稍微動一動手，不用說一個楊世寶，就是十個楊世寶罷，也是他媽的剃頭的拍巴掌，算是完蛋！嘿……哈……嗤！」

肉瘤子在臉蛋上一顫，他也打了一個呵欠，順手捏下一把鼻涕，向地下一甩：

「真他媽的邪氣啊？」

張瞎子狠狠的搖了兩下蒲扇：

「快打一口罷！抽完我還到小脚兒的家裏去呢。」

「是！三爺。」

任大架子先貪婪的在寶藍色的瑪瑙烟嘴兒上吸了一口，才探過去一枝鳳眼竹的烟槍，向張瞎子的胸脯上輕輕

的騙了一下：

「三爺！快來一口罷？」

張瞎子一口氣嗞呀嗞呀的把烟泡兒抽光了，推開烟箱，這才哆哆嗦嗦的端起一杯扣碗茶，他張着嘴，有一團乳白色的烟在嘴腔裏打了一個旋，終于被一口濃茶給灌到肚裏去了，他一面唾着嘴，一面慢慢的坐起來，擠着眼睛：

「大年！拿烟來。」

「嗯……」

張大年從圍條中掙扎起來，一面應着，一面用手背抹去在嘴角兒打着黏絨的口水，連忙從櫃臺上拿來水烟袋，點了一根紙捻兒，他向紙捻兒突然一吹，紙捻兒上便迸出一個小火苗兒：

「爸！」

張瞎子接過水烟袋，便咕嚕咕嚕的吸着。

任大架子抽過一個烟泡兒，又喝過一陣茶，一顆心才像落了底，慢慢從炕上坐起來，從腰連上扯下一隻烏木烟袋，在烟荷包裏裝着烟，一面沒話湊話的說：

「依我看呀，楊世實那個傢伙還是不會死心的，不要看他躲在哼哼家裏，一連氣兒就是幾個月大門不出二門不邁的……聽王大報子說，他把大烟也忌了，吃得黑胖黑胖的呢……三爺！你也得拿出兩招兒給他預備着……」

張瞎子抱着水烟袋，滿不在乎的笑了笑：

「你放心罷！從我的手心裏放過誰？他就是有孫大聖的本領，一個筋斗翻出十萬八千里，也架不住我給他一個……」

說到這裏，他緊緊的把兩個核桃咯吱的一擠，接着就像野鴨子叫似的，抖着肩膀一陣狂笑。任大架子也顯着肉瘤子陪他笑了一陣，然後又緩上一口氣來說：

「三爺！我們再抽一口就完罷？」

「好！你快燒罷。」

於是他們兩人又重新躺下。任大架子又用鐵籤子從小磁罐子裏挑出一泡煙膏來。

緣來在張瞎子的面前，任大架子是以這樣能說笑笑誇耀於人的。因此他在一般人的面前，便不能隨便的說說笑笑了，老是端着肩膀，和把臉蛋上的肉瘤子繃得發紫的。所以一般人給他送了一個外號兒，暗暗的叫他任大架子，等叫明了，彷彿這也就是他的名字。

可是生活在鄉村裏的人們，差不多都是喜歡和有身份，有聲望的人接近的。因為身份和聲望像靈符一樣，可以鎮壓着許多於自己不祥的事情，所以人們都羨慕它，都希冀它。

任大架的身份和聲望，就在人們懷着種種心情之下，在村子裏奠定了基礎。他雖然比不上楊世寶拿着鑿刀，砍死兩隻狼，血淋淋的從南窪担回村子裏來，在一般人們的眼裏那樣的偉大。可是他能和張瞎子躺在一舖小炕上抽煙，坐在一塊兒喝茶，隨便說說笑笑的是不假，他在人們的眼裏也是一個了不起的人物。據說他的聲望，最初和楊世寶是一樣，也是藉重一些小孩子們的嘴，廣播到每個人的耳朵裏的。

那個時候，他只要在村子裏一出現，屁股後邊立刻就追上來一羣小孩子，像特意給他宣傳似的跳着腳喊：

大架子，

要笑咧！

臉上的瘤子，

要掉咧！

如果遇到他和張瞎子走在一起，小孩子們怕張瞎子掄起鐵文明棍兒，便離得遠遠的，用小聲喊：

大架子，

不要臉，

跟着瞎子，

活現眼！

這雖是接近鄙夷的譏嘲，但却收到相反的效果。大人們畢竟比小孩子的思想複雜，常常爲這件事，用巴掌把小孩子打得嗚嗚哇哇的哭回家去。但無論怎樣，小孩子們對任大架子的態度還是不加修正，就如同一般人們對張瞎子始終表示敬畏一樣。

能支配村子裏所有的人們的命運和禍福的：一個是大廟裏的觀世音菩薩，另一個便是張三爺——張瞎子。於是張瞎子在村子裏的身份，聲望，和地位，僅次於救苦救難的觀世音菩薩，可是他的勢力和權威，却要超過觀世音菩薩之上；因爲觀世音菩薩是佛，完全以慈善待人，不會存一點兒惡意，人們不必戰戰兢兢的敵防着她。若是求到她的時候，只要供上四盤菜，燒上三柱香，再誠心誠意的禱告着，多磕下幾個頭就算了。而張瞎子則不然，他非但上曉天文，下知地理，且能捏會算，前知五百年，後知五百載，簡直是一個活神佛似的人物。

這還不算，人們最怕他，而又常求到他的，却是他儲藏在肚子裏的「狀詞」，人們都說他是出口成章。因此村子裏的一切糾紛，他可以使之化小，也可以使之擴大，這是他的勢力和權威所超過觀世音菩薩的地方，因爲有的人們在恭恭敬敬的倚靠他，也有的人們在戰戰兢兢的敵防他的緣故。

至於他瞎着兩隻眼睛，怎能會「出口成章」呢？村子裏沒有一個人敢這樣的問過他，而他也一向沒發表過關於這方面的談話。不過據王大報的調查，也略略的知道一點根源，因爲從來也沒有人提出這個問題來質問他，而他又不肯擅自宣佈，這根源連王大報子都不敢相信了。但他却是費過一番心的，經幾個年齡最老的人的嘴裏調查來的。據說：張瞎子自幼的記性就很強，天天吃過早飯，爸爸便扯着他的一隻小手，送他到學館的窗下，爸爸臨走總是這樣囑咐他說：

「好好的聽着罷！能多記一句，就多記一句，記熟了和唸書是一樣的……等吃午飯的時候，爸爸再來接你……」

張瞎子自幼就很聽話，於是他悄悄的蹲在學館的窗下，一面晒着太陽，一面聽着書聲。時間一長，便零星星的記住一些書裏的句子，他記得最熟，也最全的，要算是一本「三字經」。因為它裏面包含着許多人物，許多故事，和許多史蹟，倒彷彿是一部小「綱鑑」。他爸爸爲了向人宣揚他的才能，逢人便說他的兒子雖然雙目失明，却能一口氣兒背誦整部的「綱鑑」了。當時有些人信，也有些人不信，後來人們都信了，但到現在由於事實的證明，人們才越發相信張瞎子的肚子裏從小就有一部「綱鑑」，這才配是現在的張瞎子……

當任大架子抽過第二個烟泡之後，張瞎子已經又吸過一袋水烟了，他習慣的用核桃揉了揉鼻子，才慢聲慢氣的說：

「大年！點上燈籠，把我的棍子拿來……跟我出去一趟！」

「是！爸爸。」

張大年應着去點燈籠。

任大架子熄滅了景泰藍煙燈，臨下炕伸了一個懶腰：

「三爺！到小腳兒家去麼？」

「嗯！一道走罷。」

張瞎子用一根三股鐵絲擰成的手杖點着地，扶着張大年的肩頭，已經出屋了。

張大年提着燈籠，照着三個人的影子。走在街腰的時候，任大架子把嘴湊到張瞎子的耳邊說：

「三爺！我看楊世寶對小腳兒死心了……這也是三爺用的好計策呀？」

張瞎子搖搖頭：

「你看哪兒去咧？楊世寶才不死心呢……可是澆一盆冷水，他的心大概不怎熱了……」

又走了幾步，他用很肯定的語氣說：

「我們三個人一塊兒去罷！等把我送到地方，你們再一塊兒回來……」

任大架子答應着，就一直的隨他們走去。

六

楊世寶回到村子裏來，就一直的躲在哼哼大叔的家裏，他親子在牆邊種了一排包米，現在已經長到一人多高了。它的葦子彷彿是楊世寶的身體，粗壯的迎着六月的風。

這幾個月裏，哼哼大叔越來越替他擔心了，無論是黑天白日，老不敢在田裏留得太久，便抽空兒跑回家來看他，臨走也老是再三的囑咐着說：

「世寶！你可不要出去闖禍啊？張瞎子那傢伙不是好惹的，我聽說他們早就知道你回來了，你不是他眼裏的釘子麼？還是先不要露頭兒的好……任大架子，和王大報子，你也要敵防着一點兒，他們都是賞鼠狼子給雞拜年，對你沒安好心的！你還是在家裏養養身板兒再說罷……以後你要長點志氣！」

他每次聽到這樣的話，老是點點頭：

「好！我哪兒也不去，現在是沉住氣了，身板兒又這麼弱……大叔你放心，我姓楊的可不是螻蛄子，以後一定好好的鬧哄鬧哄……現在不急，我哪兒也不去！」

他寂寞的躲在哼哼大叔的家裏，很快的已經放走了幾個月的時光。

種在牆邊的一排包米，在他眼裏一天比着一天高了，壯了，披着滿葦的綠葉，和吐着一縷紅纓了。他的身體也隨着一天比着一天強健起來，現在彎胳膊，已經能擠出一些疙裏疙疸的栗子肉來。每天晚上他坐着乘涼的那塊捶板石，現在他一繃脖子就可以用手舉過頭頂，且可以三起三落的也不覺費力了。

由於體力的增強，給他增多了一些愉快和自信，他常常的捶着桌子，或是拍着胸脯，趁哼哼大叔不在的時候，自言自語：

「張瞎子你不用臭美，你不是喜歡在背地裏使壞麼？嘿嘿！我先給你壞一個看看……任大架子是狗屎，又欺

又臭，一脚就踢個嘴啃泥……他們能有多大膽積？」

不過關於他這一切的動態，村子裏的人們是希望能預先知道一點的。可是自從他回到村子來之後，却還沒在人們的眼裏出現過一次，自然人們也不希望正面的來接近他，但關於他的消息，却希望能間接着知道一點。這種要求，在黃昏的時候可以從一些小孩子們的嘴裏聽到了：

揚世寶，

臉皮薄，

不言不語，

躲個牢！

躲個牢，

臉皮白，

藏在屋裏，

不出來；

不出來，

作什麼？

躺在炕上

吃餛飩。

吃餛飩，

長肥肉，

砍狼的鐮刀，

生了鏽！

這些聲音，像搗着翅膀的小蝙蝠，從啾啾大叔家的牆頭上，一陣一陣的飛到院子裏來。

這一天落着雨，楊世寶的臉色像天空一樣，陰沉沉的沒有一點笑容。他坐在炕上，用手鬆軟的攏着兩條腿，從窗鏡上望着外面的天空。簷頭上滴滴巴巴的向下落着雨點兒，彷彿是敲着他的心；爲了這種感覺，他的臉蛋上便不時的抽動。

啾啾大叔盤着腿兒，在炕上一針一針的縫着一隻破鞋，他低着頭兒，半響也沒出聲。屋裏是靜寂的，只有窗外的雨聲，和臥在地上的一隻黃狗在吐着舌頭喘氣。

啾啾大叔終於揚起頭來，向楊世寶瞥了一眼，慢聲慢語的說：

「世寶！我看你以後也該知道好歹了，也不是一個孩子，自己還沒有一點兒打算？我是老了，不能看顧你——輩子……你總是這樣好吃懶做的，何日是了！最讓我操心的是你和張瞎子纏通不去，你以後怎在村子裏出頭露面呢？可是你的心上總蔓着一個扣兒，要不是爲了白小腳兒你就能醒啦……誰知道咧，到現在你還是不把心上的那個扣兒解開……我是老了，真不知你們年輕的人是長着什麼樣兒的心！」

楊世寶沒立刻答言，過了一會兒，才憤憤的說：

「這是沒有辦法的！大叔。我早打算好了，非給張瞎子一個苦頭兒嚐嚐不可！別看他瞎着兩隻眼睛裝模作樣的，恨不得一口把這個村子給吞了，我可不怕他那套……拿這把骨頭和他碰一碰，說不定誰碰過誰，他也不是鐵打的金剛……白小腳兒我也不能善饒她，我也讓她捉弄够了……大叔你不要管我的事，只當二十年前沒有我！」

啾啾大叔嘆了口氣，把一根針插在鞋幫子上，從身邊摸起一根煙袋，一口一口的吸着蛤蟆煙：

「你也不是從石頭縫兒裏蹦出來的，哪容易就長這麼大了？你自己的事，你自己思量罷，別人管個屁！就是你爸爸再從坎窩裏蹦出來，也管不了你的事啦……我是盼鐵不成鋼，說說當個響屁罷，臭一會兒就沒了……」

哼哼大叔下炕了，他一面披着蓑衣，一面用腳踢着正在喘氣的黃狗說：

「大笨吶！我們走罷……」

湯世寶還是呆呆的望着外面的天空，方才哼哼大叔說的那些話，他彷彿沒有聽到似的。

哼哼大叔又拿着扎槍，帶着黃狗，到田裏去「看秋」，臨走又照例的囑咐着他說：

「世寶！你自己酌量着辦罷，我把話是都說盡了，聽不聽就由你……」

哼哼大叔一走，他立刻就像陣旋風似的，從炕上跳到地下，從地下又滾到炕上，他像是在胸脯子裏逼着一口氣，亟於要把它吐出來似的，在地上跳着腳：

「管他媽的三七二十一呢，這口氣是非吐出去不可了！」

他一轉身，瞥見掛在牆上的那把鐮刀，立刻心裏一亮，伸手就把它從牆上摘下來了。

趁着這天落雨，他把鐮刀磨了半響，刀刃明光光的似乎向他發笑，他望着刀刃也微微的笑着，彷彿是一個勇士又重新得到了他曾失去的武器，這微笑里却含着無限的傷感：

「怪不得白小腳兒總不喜歡我帶着它，大概是我帶着誰也不敢把我怎樣……它從前在我手裏是砍過狼的！」

鐮刀在屋裏一晃，閃出一道白光。
傍晚的時候，雨漸漸停了，蒸騰着汽水的熱風，一陣一陣的從窗外吹來，間夾着大孩子們的歌聲，吹到湯世寶的耳邊：

吃餘餸，

長爛肉，

砍狼的鐮刀，

生了鏽！

生了娃，

換糖餅，

吃到肚裏，

又心裏……

楊世寶聽着笑了，他從衣袋里摸出一合「仙女」牌兒的香煙，吸了一支，默默的望着輪在身邊的明光光的鐵刀，又望着印在烟合上的一個彷彿是白小腳兒那樣美麗的女人……

七

白小腳兒被燈光一照，反顯得年輕了幾歲。她每天在掌燈之前，總是要梳洗打扮一番，用一根火柴沾着墨汁，把兩條眉描得又彎又長。鬢角兒也是用墨染過的，把髮根顯得非常整齊，襯出一個俊俏的頭額。一張鴨蛋形的臉兒，被胭脂浸得白裏透紅的，閃着一雙水零零的大眼，鼓着兩片紅滴滴的嘴唇……

這時她正藉着燈光，每隻手裏舉着一面鏡子，前後的照着剛梳成的蝴蝶形的「圓頭」。露在兜兜外面的胸脯，被繡在兜兜上的一朵紅牡丹顯得又嫩又白，繫在兜兜上的銀鍊兒也在閃閃的發光……從窗外吹來夾着熱氣的涼風，使她的鬢角上冒出幾粒汗珠兒，她最後又向鏡子上望了一眼，才從梳裝匣裏取出一朵紅瓣綠葉的紙花，懶快快的向腦後插去。

「三爺該來了。」

她放下鏡子，一面這樣想着。

有一串急速的脚步，從院子裏響來，接着就看見竹簾一動，她衝着來的這個人一楞：

「嚇！」

「不用怕！」

楊世寶闖進來，用鑷刀向櫃臺上一拍：

「我不是鬼，是活着回來的……今兒晚上特意來看看你，講講交情！」

白小腳兒緩上一口氣來：

「可把我吓死了！怎麼一點兒響動也沒有……你是從牆上跳過來的？」

楊世寶抱着鑷刀往炕上一躺，翻着眼睛：

「對了！姓楊的到這兒來是不走門的，明兒格你快養一條狗罷！嘿嘿！可是我這把鑷刀是砍過狼的！」

他在燈光裏揮了揮鑷刀，又說：

「這回姓楊的是冤冤相報，你和張瞎子把我害得蹲了半年監，差點兒沒死在監牢裏……好！你倒越來越漂亮了，滿沒當回事兒，真是去了穿紅的還來掛綠的……現在我問你，當初是不是張瞎子在你身上使的壞？」

白小腳兒只是向他連連的苦笑，想說又不想說，坐在炕上偷偷的瞟着他身邊的鑷刀。

鑷刀向前一跳，楊世寶突然坐起來：

「你說呀！你不要裝啞叭？」

白小腳兒嚇得向後一閃，抖着身子說：

「我還說什麼呢？落在你的手裏就任憑你罷……殺也好，刮也好，任憑你罷！」

楊世寶嘿嘿一笑：

「我殺你？還怕沾了我的鑷刀呢……嘿嘿！你不要躲，把你從前打我嘴巴的那個槩子拿出來，再讓我看看！」

他說着又躺下了，用眼睛盯着白小腳兒的臉，和那一起一伏的胸脯。慢慢從衣袋裏摸出一個女人腳兒的香烟，抽出一支含着：

「拿火來！也得招待招待呀？」

白小腳兒無可奈何的來給他點火，有一股胭脂和髮油混合成的香氣，衝到他的鼻孔裏，他伸手在白小腳兒的胳膊上捏了一把：

「你打扮得這麼漂亮，是預備給誰看呢？張瞎子是看不見的……嘻嘻！你是圖希他的什麼？是圖希他那一嘴巴胡子？」

白小腳兒推開他的手，半真半假的說：

「你老是動手動腳兒的，一點兒也不老實……其實張瞎子待我比你好，從我認識你也没穿過你一雙襪子，一雙鞋……你還問我圖希什麼？都是像你，我早就光屁股了……」

楊世寶沉着臉子瞥她一眼：

「你們老娘兒們都是過河就拆橋的，沒有良心！你忘了姓楊的從門縫兒往屋裏滾現大洋了……哼！你待我好，八字沒一撇兒的就賴我偷鞋！」

他堵氣跳到地下，用鏢刀把櫃敲得山響，放着嗓子喊：

「姓楊的可沒受過誰的掩，真是在村子東頭兒一躲腳，連村子西頭兒都顛！你個臭娘兒們就讓我在人羣現眼？我他媽的要能饒你才怪，今兒晚上我就要讓你知道知道利害！」

白小腳兒一看他發急了，立刻就像個啞叭似的一聲也不響，起初她只盼着有誰來能替她把楊世寶趕走，但她聽到鏢刀在敲着櫃臺的聲音，就怕誰來給她惹出麻煩，於是她偷偷的望了望櫃上的小馬蹄錶，她的一顆心才慌慌的跳了起來：

「三爺該來了，碰在一塊兒可怎麼辦呢……」

她正在想着，突然有一隻牢牢的握住她的脖子，她剛想掙扎，楊世寶一張充滿着嫉恨和性慾的臉相已經逼近了她：

「你要屢？一鏢刀就給你個脖子齊……他媽的！只能這樣對付你，現在已經隔多年了……我是不能饒你的

！」

楊世寶一口氣把煙給吹滅了，兩隻手抱住白小腳兒的身子，向炕上一甩，她怎麼也不能從楊世寶的身下滾出去了。

接着是門環聲，響了三下。

「快讓我起來，有人來了！」

白小腳兒急喘着說。

「滾那麼容易！」

楊世寶瘋狂的在她的臉蛋上咬了一口。

門環聲又響了三下。

白小腳兒急的混身只冒汗，怎麼也掙扎不起來，便央告着說：

「你快走罷！大概是三爺來了……你還是快開門罷！」

「他來正好，先讓他在門口等一會兒，我還要和他算賬呢……你瞧熱鬧罷！」

門環接二連三的響着，把村子裏的狗驚得汪汪只叫，家家院子裏還在乘涼的人們，個個都在側起耳朵來聽。

楊世寶突然聽到像有一個人從牆上跳過來的聲音，他連忙爬起來，提着鐮刀就往外跑，白小腳兒披散着頭髮，也隨着追他出來。

「你是誰？」

有一個人攔住楊世寶，粗聲粗氣的問着。

「你管我是誰呢！」

楊世寶一聽聲音知道是任大架子，招過手去就打了一個巴掌。

任大架子用手按着臉上的瘡子一視：

「好！楊世寶你敢伸手打人？」
楊世寶用鑷刀一指：

「我打人？我還要砍人呢！」

任大架子一看見明光光的鑷刀，便乍着嗓子喊：

「媽呀！快救命啊……」

他撥頭就跑，楊世寶提着鑷刀在後面追，白小腳兒一面在後面跑，一面尖着嗓子喊：

「快來拉架呀！要出人命啦……」

任大架子把門拉開，和張瞎子撞了個滿懷，張瞎子急忙的問：

「什麼事？這樣喊？」

任大架子慌裏慌張的跑着說：

「楊世寶又動鑷刀了……」

張瞎子一把扯住張大年的胳膊：

「快走！楊世寶是瘋子，我們不要惹他……快走哇！」

張大年提着燈籠，轉身扯着張瞎子就向街上跑。

楊世寶提着鑷刀在後面追，他已經把任大架子給忘了，兩隻眼睛彷彿是向外冒着火，一直的奔那個紅燈籠跑去。

白小腳兒一扭一扭的跑出來，她想撲過去扯住楊世寶的膀子，被楊世寶一脚踢了個筋斗，等她爬起來的時候，張大年提着的燈籠，已經被楊世寶一脚給踢滅了。

接着是張瞎子的一聲慘叫，和張大年的哭聲。等人們拿着鐵鍬，掃帚，齒鉤之類的傢伙圍上來，任大架子才哆哆嗦嗦的蹲在一個牆角裏說：楊世寶提着鑷刀向一片高粱地裏跑去了。

藍 扇 子

公孫嬾

那是無論什麼花，都不過一早一晚的功夫就枯萎了。

— LA DAME AUX CAMELIAS

稀有的北國早熟春光。

輕輕地，在晴藍的天幕上；伸着年青人靈動的沉默步履。悄悄地就俯在小燕兒的翅膀上飛啦。真空的五月哪，這兒儘是樓，但認它是連亘的山巒吧；青春的寂寞，只有小草知道，遼遠的雲彩和柳條知道。站在小橋邊，低頭聽着流水獨語，濃碧翠汁飄浮起撥碎影子。削瘦的春病患者，杏紅領結兒照蕩在波上像隻燦爛花蝴蝶，那和天空同色的淺藍外衣溶入流水裏了，口裏的嗆子正懷念「藍色的多腦河」。點上一枝香烟，沸滾的熱情逐漸涼了；和冰薄荷酒一樣，和冷生的麥酒一樣，慢慢兒的揚起頭，一串白烟從嘴裏噴出的更淡了，昇華入煙雲裏。

稀有的北國早熟春光呵。

紫葡萄色的輕夢，紫葡萄色的調子；結落在身邊。數落着孤獨的腳步兒，把手插入白佛蘭絨褲袋裏，斜風吹動白毡帽的小沿，吹動胸袋綉紫花朵的手絹兒，雪白的襯衫，米黃的厚生膠底皮鞋，和早春一樣的引人呢。

古典式華爾滋的輕俏步子，順沿長堤滑下去。兩旁邊的樹伸出嫩綠的纖長手指招呼他，軟軟的摸着白帽沿；他不理。漸漸地，背影就織得朦朧了；和片遠天的流雲一樣，沒有了；輕輕地。

一步步的就來了。前面有無際的突兀叢林，有孤漠的西洋老人執着異國情調的漁桿，搖動嘩嘩的釣軸，向外

一抽；落入水裏去了，就依傍在大樹下，吸着安閑的烟斗兒。那是歐士的村道呢，叫春的驢子拖動轆轤大車，它揚起頭，多需要異性的慰藉呵。

誘惑的春天。

誘惑的，稀有的北國早熟春天。

把脚步放緩了，他就走下堤頭。這是蕩蕩的長河邊呢，流水像蘋果酒；越流可就越活潑了，和春天一樣，各處全瀰漫了淡淡地，古典味愁人的；一把細長頭髮似的春光。

早熟的春光，淡淡的金黃頭髮，長長的一把。像柳條兒，像快狐步女人擺動的腰肢，「珍哈露」式的金絲哪，像一塊濃厚的六月棉雲。在雲絮的下面，是有着義大利雕刻的胴體的姑娘，早熟的；和春天一樣早熟的姑娘。老長老長的豐滿大腿，足踝細細地，蹣跚的輕快脚步呵，挑撥性的音符子，天國的雅樂遠了；剩下早春的悲哀留給他。一隻高脚的水晶杯傾倒在異國，緬想更深了，靈魂會划過碧海，和遼闊的長天嗎？西伯利亞的大平原暮色的炊烟裏隱藏了她祖宗家園，但是她的命運會像一粒落自野鳥嘴邊的種籽，把她帶得離鄉土遠了，自幼就稀少着溫暖，是的；一些波蕩的憂悵把她培養大，她浸潤了一點兒東方的性格，她落生在哈爾濱，有着錦厚草坪的濱江。和吉卜西似的，飽嚙了各色人種的不同待遇，冰橙子汁似的酸涼鎖着她的心，她會用香烟的薄霧渲染出無跡迷夢，父親是個沙皇時代將軍，母親是俄羅斯親王的公主。這些編織成她的性格和她的命運，她有一些成年的憂鬱，她是年輕人的 Moonstone Jr.。

Moonstone 美麗的「月光石」沒了；像流水返回她悠遠的雋永夢之鄉。但是浸泡在記憶中的影子呢，春天了；她一定穿上淺綠春裝，襯上長長金黃細髮，翡翠色的高跟鹿皮鞋，放散出旋律的節奏。她的腰細得讓人發愁，她深棕色的嘴角的一顆圓痣呵，媚得人簡直要瘋。月光石會把全身赤裸了，讓月光勾繪出她曲線的臙廓，早熟的圓潤春山呵，誰不迴念桃林顏色，和閃爍出智慧金光的神祕。多麼瑰麗的胴體，月光石終於噙了兩包熱淚，在他嘴邊念着 John Donne 的詩：

[Stay, O sweet, and do not rise]

The light that shines comes from thine eyes

睡下吧，呵；親親，別要起來！

這些明輝閃自你的雙眸；……（作者譯）

白玉的雕琢傑作，月光石會挺直的躺在他的懷裏，靜靜的像一朵睡蓮花。芳馨的香，加雜狐腋味刺激性的香；大西洋太平洋的白種人體香。溫存的唇，溫存的肢體，大海波濤裏小船似的蕩動，蕩動出原始性的熱。和夜一樣深澄的藍眼珠子，那玲瓏的玉鼻會在微閉的長睫毛下喘吸，會在蔚靜的流星天拍來地中海的戀情和哀愁。穿上衣服吧，水銀的裙襟，那發亮的細巧高跟。

東方年輕人的青鬚碴兒，在胸前擷取一吻異國的戀思。

把小白綢花手絹掏出來，擦沾上愛情濃汁子，象牙色的水漬。有一股熱情味兒，兩片唇在上面綉出紫色的櫻花，給他插在胸袋裏，便完成野性的追求，倒在他的懷裏，閉起媚人的眼；靜靜地。

這麼短促的別離，她會流下太感傷的淚，異國的一串明珠呵。他跪在她的膝前，捧起染紅指甲的秀腳，一口口深沉的吻着，到腿，到小肚子，到胸，到唇。終於一把柔軟的金絲垂垂拂動不捨的叮嚀；

「晚安！我的甜心哪。」

「晚安，我的月光石！」

孤獨呵。

多孤獨呵，而這些孤獨到今天終於變成他自己的了。

真空。稀有的北國早熟春光的真空。

輕輕地；在晴藍的天幕上，邁着年輕人窺視的沉默步履。他把對着長空的黑瞳子移落到自己腳前，把遐思狠狠的扔到一邊兒，就深長的歎上一口氣。

明天也會追隨「月光石」的輾轉去吧，明天也會離開早熟的春光吧。

有潔白柔熱的木船在岸邊成隊的噴嚏着；

「八里會子嗎？先生！」

「先生，野餐去嗎？」

「青龍潭去嗎？先生？」

青龍潭去。

綠色的青龍潭，像琴鍵上的小夜曲子，在他回憶的邊兒上奏起了；兩個不同的春光，死的和活的。像塊重石子，澎地跳到船心，由着船夫的篙，便箭也似的倏地就分開綠水飄游下去了。

今天，只有一點深秋的落葉的心呵。

流水會講故事，然而也緘默了，和晴天一樣。

伏爾加船夫曲呢，這兒沒有。這是條帶似的一聲秀娟流水，兩岸含笑的林木，像好氣質的老頭兒，頻頻點着頭打着招呼：

「早呵，早春呵。」

四下裏，埋伏了無聊的曠闊；讓人回念到五月的萊茵河。這是一首詩，浪漫派的詩，有着醇醪的味道，濃濃的讓人頭暈的「涅特加」的味道。

看看結在水底的影子，和水底夢一樣凝結了。吻呵；好甜的吻，小蜜蜂的嘴，用糖精浸製的舌尖兒，想着想着，就那麼容易流下口涎。今天的水上，一滴淚也會擊震出一圈圈的圓，遠了；淡了，又沒有了，和人間的一樣。

船舷邊溜過去一條小花蛇，有如一個女人胴體的柔軟，忽地消隱入水波去了。他銜着一枝烟想着，曾用鼻音

嚙過的火奴魯魯熱情的歌，一支可以回味的戀歌。西班牙的六絃琴，夏威夷的六絃琴，他愛夏威夷的拍子震動他的心，那麼着血就沸了。愛情的真味是苦的，只有嚐歷過的人知道；只有天知道，只有他知道。

但到哪兒去呢，是呢，到哪兒去呢。划過一座弓背橋，一座杉木橋，又一座石橋。

「先生，到哪兒呀。」

「先生，那兒去呵。」

真空的腦袋綴綴拾起來，一朵兒向日葵似的。四下望望，打住吧；就是這兒。這兒存貯了陳夢，無聲的悄悄地。

然而，任你如何不留踪影，了無塵慮，

泉呵，年華流過你波面如片片雲絮，

你可參透了多少事物底明滅興衰；

那星辰，節序，身軀，戀愛，綠井與薔薇！

清，然而這般深呵，一個貞靜的女神

永遠微震，吸取一切走近她的衆生，

孕育着妙慧的靈根在謁謁的石蔭，

在那修林下她輕描着的沉沉綠陰。

她澈悟了一切偶現的浮生底幽隱……

啊，真寂的境界，溶溶的綠水，你收採

一個芳菲而珍異的陰冥的寶財。

死的飛禽，累累的果，慢慢地墜下來，
和那散逸的晶環隱映着的幽靈，

你把它們無貴無賤地在腹中沉埋。

然而，從你底寒光耿耿的波心，情愛
脈脈流過而銷毀……

——法國保羅梵樂希「水仙辭」：梁宗岱譯

這是片廣漠的，廣漠的郊野，處落在都市身邊。他從河裏的木船上跳下來，自家兒一個人，看着在地上伸長的影子，臂間失去了一隻手呢，奶油通心粉似的玉指呵，沒有了。寂寞的早熟春光下，剩有可憐的他走着，靜靜地邁着深秋落葉的步子；走着，走着。

他不忍睜眼流水，流水載浮過他的夢。在那年的，一個頂熱情的炎炎夏天。

找到老樹邊一塊青石他坐下，把帽子拿到手裏擺動着完全像個倦乏的牧童。眼前但不是山，是錯落的稻田，這兒沒有山。老牛遲遲的在長鞭下蠕動着，大紅布衣村姑的嘴邊也飄升起早春的歌。

靜。

太陽高高的，正正的散灑下光芒，三月的熱。公雞拉着長聲打着鳴兒，一個跟着一個。都市流行的胃弱消化不良症，清早兒起身作過祈禱後，僅只吃了火腿蛋，四片麵包，一杯熱牛奶，一個大酸洋蘋果；還梗塞在胸膛，和沾滿淚的記憶一樣存留了早春難消化的單思。

烟。和濃咖啡和威士忌，和中年婦人成熟的性感，和強心針一樣地，帶着刺激味兒的香烟。

輕輕地，在晴藍的浮雲間，跳動着靈魂的青春步子，悄悄地，又隨小燕兒的翅膀回來啦。這不過是春天，有

着沙漠性的風哪，在手指間，在腦子裏，在無際的茵茵林園，在一張雪白毛毯子上，在鵝蛋色的汽車上，享受原始野性的成雙人兒，急急擺動肢體，一同地上下，膠漆似的。淘氣的行雲，布穀鳥，黑喜雀，啄木鳥，小青蛙，會告訴多少多少香甜的故事；流水帶走的。用力吸着烟，一股興奮的汗可流下來啦，把外衣脫下，葡萄色的戀情在襯衫上綉着 Moonstone，微風拂動杏紅的領帶兒，正癡痴回想月光石春夜泛上時候。一切旅行人都把那兒叫作誘惑的幽谷呢，而他永遠忘不了的是溪流瀉着滑膩，還有上面凸出的，和金黃秋天一樣的厚草坪。

匍地，全沒了。眼前是都市味的原野，遠遠地羅馬式教堂紅色的尖頂閃耀出光芒。
青色淡淡的烟，把他蒙蔽了；他想起旅行過的金黃草坪上曾載留他睡夢似的，浪漫的風情。他是被擯棄者，撲地落下了。

撲地落下了，是隻小麻雀。他斂一下神，就那麼無聊的立起來。

吉卜西似的，二十多歲的寂寞年輕人；流浪的步子隨春風徘徊下；走着。

翠綠的高跟，桃紅的高跟，天藍的高跟，雪白的高跟；金的銀的，黑緞子的和象牙色的，還有玻璃色的脚呵，輕俏的蕩動着探戈，修長迷人的神，她只留下一抹吝嗇的微笑，嘴邊還有深寇寇色的痣呢，留給每個春天。

金黃的長髮，還有金黃帶着歐羅巴狐騷味兒的神秘。年輕人就那麼着被迷惑住了。和晴空一樣藍的眼珠子，和夜天一樣深沉的眼珠子，和秋水一樣澄澈的眼珠子；原始性磨擦出的野火，轟地熄了……嘶的一聲，把烟蒂頭兒扔到水裏。

烟蒂頭兒扔到水裏，前面沒有路了；是和圓鏡一樣的水，環繞圓鏡的是林子，和在水邊茁生的蘆葦叢。依支在樹幹，他自家一個人兒就如大自然前面的一塊浮雕，動也不動看着水底緊鎖住記憶的；無盡的牢籠。

青龍潭。

無話的青龍潭。

稀有的北國早熟春光呵。

木船像荷花的飄瓣兒，隨風飄着，不定地。這裏離葦園都市很遠了，這塊兒地方的靜寂和清冷也聊落了逸性。遊人來擷摘孤漠春光。於是蒼鬱的林子找着了它的家，野鳥兒找着它息棲的家，青蛙找着了歡狂歌場，青石和野草找着了它們失去的微笑；這裏沒有人，除了他倆。

七月的夜大靜啦。

紛飛的星羣，劃破長空。他沒有心去數那是天王星，那是牽牛星，他緊緊盯住了兩顆水星；在女人早熟的臉上，在流水裏。他將漿撈上來，可是風；已把小船吹到摸不着邊兒的水當中了。天空鑲掛一輪老大銀盤，和落在水面粉粹的正好是一對。攙住一條小花蛇，那麼溫軟那麼香，連夜鳥也羞臊笑啦。「吉他」在女人手下低低呻吟着，從嘴裏吐出的是檀香山的歌，和椰子味的尖舌，湖青向水眼媚靨在眉梢。從她懷裏把琴取過來和琴歇在一邊兒，月亮的光更像傾瀉下來的水銀瀑布。藍色的眼哪，藍色的雲裳哪，天藍色的短裙，紅白條的短毛衫兒，硬紗的乳罩，掛着吊帶的蕪絲襪，白羊毛的細三角褲兒和白鹿皮的高跟，全受了氣似的；也蟬蛻到琴凳一塊兒，在他巴黎式紅綢襯衫中，纏着一塊純潔而光彩的「月光石」。把二十四K金的鷄心鏈掛在她的頸，隱埋於高高顫的胸峯之間，又把金鑲耀的細軟鍊戴圍在她的足踝上；就傻子似的瞧着，那簡直是一塊透明的水晶體；正開始和天上月球賽着美。他聞嗅着白玉荷花的花瓣，吻着金黃的嫩花蕊兒，花蕊裏散發出神秘幽香，白狐狸的媚蕩幽香。他想這是由琥珀，珊瑚，鑽石，瑪瑙，翡翠，瑪瑙，珍珠，寶石，金絲……鑲配成的傑作，在那張嘴上他說：

「妳是我的Carbuncle。」

微微睜開惺忪的醉眼，他領略了另一種智慧。

「妳是我的Cat's eye。」

微微的把眼閉上了，他低頭吻着潔淨的胴體，像和石膏像作着夢吻，他看見是什麼耀照出明月的幽輝，猛地明白了。

「妳是我的Moonstone。」

「是的，我希望我的東方情人會永遠那麼想着我，叫着我，替我祝福！」
不祥的夜梟發出第一次哀嚎。

青蛙也笑了。

星星和月亮也笑了。

然而，而異國姑娘的眼邊流落下善感淚珠。才十八歲呢，晚風習習蘇透早熱的倦體，野草野花散出清香，浸潤着一對熱情的靈魂，他們用舌和嘴盟着誓。

「妳可以等我一年嗎？」

「月光石，一年後我大學畢業帶妳走！」

「乘風揚帆到舊金山，到里昂和萊茵河！」

「再帶妳回莫斯科！」

「那不是妳的家嗎？」

「家。」

「家，甜蜜的家！」

一切全應允了，和影子一樣，和世間正在不停扮演的愛情一樣。噙着淚，她就睡倒在他的懷裏了。夢裏伸手摘下滿天的星，穿成一串貝殼似的項鍊，就一點點在嘴邊劃出笑紋，他低頭品鑿懷裏的人，不；不是人，是神。他忘不了濃咖啡色的迷人黑痣，媚麗的一顆巴西寇寇色的黑痣。拿過明細的衣褶給她披蓋上，悄悄地輕輕地。

深谷的獵人燃起心中孤獨野火。把香烟點着，仰看天上的月盤開始羞答答沉下去，水裏的月亮也躲入蘆葦裏，秋草秋花散佈野性清香，早秋の虫兒可就罷罷；罷地拋擲出金屬音韻，各式各樣的野虫子奏起西風前的序曲。就那麼悄悄地，靜靜地他想起來啦。

四個月前，在繁華的平街上，他穿著白個人開的鵝黃色跑車；春假從古老古老的老城逃脫回來，寂寞是他身邊的新伴侶，看在一旁空了的座位，真犯愁哪。天天讀着維多利亞朝的小說，伊利沙白時代的詩歌，一個禮拜眼看就更空度過去了，和沙漠裏駱駝一樣他渴得要命，由於評鑑真美的苛刻，運用情感的吝吝，雖然他正需要一盞清泉，一盞澄俊的愛的清泉。可是，可是淘金人常在渺茫裏能獲得一袋金礦，不；他說那是銀貝殼。

迎春的 Paris，在多少年輕男女心上各自開結雜色不同的花；紅的，藍的，紫的，綠的，黃的，白的，橘色的，青蓮的，妃色的……。

古典的，浪漫的，爵士的，像推測命運的黑貓的音符子，在廣廳裏流蕩着。探戈，快狐步，華爾滋，卜路斯，倫巴，康茄……在漆皮鞋的鞋尖，在細高細高的高跟鞋尖，旋律的步子像陣狂熱的風，瘋了的風。青春的燈燭原野，酒全讓人的胆子發大了，少年的紳士在年輕女人面前失了禮，就不自覺的被濃咖啡的煙給迷住哪。只有亞當和夏娃明白，涼台上的夜風明白，流星和高樓上的輕雲明白，神明白，倆個人明白。貪嘴的小蜜蜂偷吃了金黃蕊中初春第一次的膩蜜。

粉紅的夢匆匆的，就留在起士林的奶油愛司果古的高杯中，維多利亞的朱古力，正昌，義興飯店，大克飯店，十號飯店，皇后飯店，利順德飯店，小貓飯店，裕申飯店……裏商號。

「我愛你東方人的柔和。」

「我愛妳草原上女兒的熱情。」

夢裏的蜜月和遙遠的海程呵。

一切愛情全是欠缺的；也許欠缺所留給的印象就是「美」；像綫線在珊瑚嘴邊的一顆黑珠。都市金本位的愛情，可憐就變成生活幕前的木偶哩，聖捷瑟夫的畢業生，洋行的打字員，異國姑娘的肩上，漸漸地；漸漸漸漸地就担承起多少張嘴了。

但是誰忘得了那豐滿的長腿呢；有着細細足踝和頂尖的秀脚呢。亞美利加的大蘋果掛在身後和胸前，嫵媚

迎風的肢體，還有海藍的眼珠子，金黃麥穗兒似的毛髮。巴黎的香，紐約的香，馬德里的香，銀座的香，上海的香，還加雜那麼一點兒狐腋迷人的：騷浪騷浪的香。

把臉和嘴偷偷去聞香，去探試秋草的神祕，早熟的剝激味兒吻得他全醉啦。慢慢的就把眼睜開了，笑了；連嘴邊的痣也笑了，緩和的就笑了。

「親愛的！我有個夢呢。」

「準是月亮，月亮有月光石的光。」

「不。我像是女王，星星綴成我的冠。」

「星星能吻金絲也會笑的。」

「可不。這是黃金夢。」

「讓黎明給我們接續這故事吧。」

「我擔心露水變成我們的淚！」

「什麼？」

「你是我胸裏的，胸臟裏的，肚子裏的 C Z A R 呵。」

「MOONSTONE！」

「C Z A R！」

清銀的月亮變色成淡黃的，夜天的星羣開始睡去，連青蛙也唱累了，鳥雀兒在枝柯間答問着早安；水蛇嘶嘶的從蘆葦叢裏穿行過去，候的新秋就來了，帶着南國味兒的新秋。長空飄蕩起朝雲；蟋蟀在草莽內振抖着沾濕了明翼的露。

大紅的軟綢襯衫，西班牙的牧童似的人兒像把火。和火一樣的他輕輕的摸撫着那把彎曲有緻的早秋長髮。棕色的粗長睫毛下滾動水晶球，白玉的肌膚，基魯巴女王的鼻子呵，響尾蛇的腰肢，好萊塢歌女的大腿……還有巴

西寇寇色的悲呢。

歌底里斯的悲哀，南國傷感性的悲哀，北國崎零的悲哀，大沙漠的悲哀就穿射過早熟的春光哪。微微地動了一下，春襟縫兒裏全麻啦，他想問流雲索要一把明月幽輝，那白金的人兒一定往水裏去了。看看水吧，上面飄浮起早春的憔悴。猛可地把衣服披上，調笑人的布穀鳥倏倏的掠過頭頂了，又遠了。

總這麼寂寞不如過海作個流浪者吧。

他想問問青龍潭是誰不忠實，他想請春風作個頂公平的證明人。他已經戴了方帽兒在白頭髮老教授的口試後得着學士位了，才二十來歲呢；孤獨的年輕人呵。米黃色皮鞋踏踐到嫩嫩小章上，他恨不得到西藏，去作一個頂風情頂野蠻的牧人，愛情是靠不住的；溫存的恣態，遠遠遺下的單思是屬於他的。那個早熟的女人在天上一定夜夜流下淚，哭濕了鴨絨枕頭，難道活在世上的；捧着一顆爛碎的心再找個情婦嗎。

「月光石！妳爲什麼誑騙我？」

「我是和海一樣深的愛你，但我並不是你身旁的長遠伴侶呵。」

「月光石！妳爲什麼躲避我？」

「我是和日子般無休止的愛你，我怕連累你也不純潔了。」

「妳同我逃脫現實，揚帆走吧。爲了妳，月光石！我作個棄家的海盜也甘心。」

「因爲這個，我更要割斷你的愛。東方的禮教是不會答應你的，傻孩子！」

「妳說，妳說。妳說這輩子是屬於我的！」

「讓一個藍房子裏的姑娘自己說是屬於誰的，那太平常了；她們屬於任何一個肯花錢的男子，世界上每一個人。傻子！藍房子裏的姑娘屬於你，你也不光榮呵。傻孩子，那是世紀前的愛情了；我的老父親要吃麵包，我媽媽也要吃麵包，我自己也要吃呵；但是，我還要穿衣搽粉。東方人是世上頂傻的民族，他們寧願餓死也不會利用自己無成本的身體去掙錢。我們呢，把愛情不建在夢上，我們把物質享受和一切飄渺的名辭分割得頂清楚，我們

注重的是物質實際的享受，生命和生活共同的解析。我們——尤其是女人，能使用自己的年輪和身體，在金錢支配下作出許多事呢。原諒我吧，如果你認爲我必需在你面前求恕的話。」

「就這麼樣，我來看妳一遍就分離嗎？」

「哦，你要常來我們的老板會歡迎的，不過藍扇子內的女人是永沒有愛情了，我願意向你預先聲明，但我不希望你第二次還來。這是今生我們最後的一面了，噢！我要求上帝原諒我的殘酷，黎明未來之先，我的夢剩下僅餘的一條尾巴；那麼，你還需要從我這兒得些什麼你說。愛留在心裏不比露在外面強嗎？別像孩子一樣，得條女人的手絹兒就誤認獲得了愛情。我的手絹兒多着呢，我可以送給你一打，你再送給我幾打作爲交換，我告訴你；留着我再送給別的男人——你不認識的，老的少的，醜的和好看的。」

「月光石！妳變了。」

「沒有，我沒有變，上帝知道；只有我的靈魂還配愛你。生活的逼迫把我的人生觀改變了，也許是的。我的肚子餓讓我忘掉羞臊，其實那也沒有什麼，用身體來供養嘴並不卑鄙呵。」

「妳還能留下一些雋永的回憶嗎？」

「哦，你說是好比以前在青龍潭的船上，……你可以問流光，流水，流雲去要吧，請你閉上你的嘴，烟再也不願聽那些。假使現在，我說是現在你假使還願意享受我的身體，和這塊毒肉睡覺玩，那太容易了。請你毛向老板那兒交五十塊錢。那麼等我脫光了躺在牀上，你還有什麼更新鮮的玩法和興趣，我全能依隨你的意見，和答應另外的男人一樣，請你注意；那得多給錢……但是東方孩子，我盼你當時就離開我！」

「爲什麼？妳不愛我了？」

「我愛你，可是；可是今生中已失去那唯一的機會了。」

「我願意妳告訴我，妳需要什麼。我想送給妳一點禮物，我覺得那樣才可以用具體方法，你們西洋法子去表示我心中摯誠的愛！」

「噢！你說我們白色人種的愛情是用物質文明作標準的，是不是？那一點也不假呢。我總覺得黃種人太固執，不；你好，你好得讓我傷心。但我不便拒絕你，你願意贈送禮物給我，我太歡迎太需要了。上帝會告訴你，我最需要的是鈔票——是錢。孩子，也許我傷了你的心；再不然請你到惠羅，到吳魯生，到德盛給我買些衣料和高尙的化飾品，或女人的用品吧。可是，可是利喊的鑽石也不壞呢，烏利文的手錶，得利夫的手鐲項鍊戒指，我全愛。還有中國頂圓頂大的珍珠，和大塊的翠玉，再有寶石，紅的藍的白的。」

「妳不是月光石了，我感覺到。」

「嗯，可不。我是塊不值錢的石頭了，在人們腳底下的；被人踢被人折被人罵的 STONE！」

「只有我會永遠的原有妳，妳和我走吧。」

「你想那怎麼能行。傻孩子，少爺！假使我說得不錯；我知道你父親曾作過中國的 Premier，你是他高貴的兒子。而我呢？是人類頂瞧不起的壞女人，一個賣淫婦，一個沒有國籍的下流人，一個俄羅斯的流浪姑娘呵。」

「妳二十歲了，妳想到生命的終結嗎？」

「沒有禮貌的孩子，我是蛇；我會毒人，也會把自己毒死。」

「妳是危險的動物，妳！」

「你的天真簡直讓我哭，你的話簡直讓我發笑。你一定沒有胆子敢來嚐玩我的肉體。我告訴你，由毒裏我學會不少的妙技，在牀上使男子感到快活舒服呢。你試一試就可以知道，請你清楚！我是危險的毒人。」

「妳忘了過去啦嗎。還有對明月說出的誓！」

「別說那些吧，早晚了。這些孩子氣的話聽了頭痛。」

「妳說的是愛情？」

「那是謊，是個短夢。」

「哦，好了！妳別提夢吧，我才感到一切過去全化作夢。」

「我知道用你們東方的腦子絕猜不透我會來到這裏。藍扇子。但，這在我們看很平常呢。彷彿一個女人由貧苦走到富淫是個極合乎理想的；自然律。」

「那麼以往的愛妳，像匹瞎了眼的馬嗎？」

「別那麼說；命運是很難推測的，比如那麼吉卜西！」

「我要哭！」

「我說你這次來是多餘的。你不會把你的 Moonstone 藏到靈魂的那一角呢？」

「不幸的是當我證實了耳邊的謎的時候。」

「孩子，別傷心，我比不了你。百老匯，好萊塢，巴黎，羅馬，西班牙，還有更好的女人呢。假使你感到身邊的伴侶一定得是個西洋人的話。」

「我很奇怪妳的失蹤多少有點神秘，妳怎麼連封信都不會寄給我？」

「信，你說情書嗎，那不更孩子氣了嗎？」

「我不明白妳的意思！」

「我可以向你解釋：世界上沒有一封情書不是說謊的。你也願意親歷一個說？例如現在，你不是也可以暫且認這裏是我的宮室嗎——*Bovdair or Private-room*。你抬起頭來看，這巴比倫式的蓬燈，這小亞細亞的厚地毯，

這埃及花綉的窗簾，這北明汗宮的壁爐，這白宮的花瓶！還有我這一對勝過維多利亞女子的藍眼珠子！」

「我是站在南回歸線上向妳說話。」

「我像是站在北回歸線上回答妳吧。」

「遠了。再見吧，晚安！」

「好，……我……最後的一聲……，晚安！」

鵝蛋色的跑車也會變成慘灰的蝸牛了。北風在路燈前作着追悼哀樂；黑色的天，黑色的行人，黑色的路，黑

色的心臟，黑色的笑，黑色的愛，黑色的手，黑色的享受，黑色的命運，黑色的真空……才一年多呢，什麼全變了。混身的毛孔裏全灌滿了Chico，和五月江南梅子天一樣的酸一樣的霉，心房的血液循環簡直要停頓，一隻手這壓得他再也喘不上氣，於是他落下一些什麼自眼裏，靜靜地。

狐狸和女人，花蛇和女人，魔鬼和女人，骷髏和女人，……玄色的棺木裏的愛情呵。他恨不得馬上就到非洲，天天搖起磅礴的皮鼓，和赤裸的黑人過着單純的每個日子。

烟捲兒薰黃了神經，俄國的白酒把靈魂都給泡起來，像製無花果似的。無花果；他才是朵只有果液有在兒的無花果呢。BAR裏黃毛的大手，圓的和直的原始單純線條，色情的沙嗓子，嗷嗷的半鼻音，性慾無節制的黑眼圈，狐騷味兒的水蒸氣把他的眼全蒙住了，每張嘴裏都洩出挑撥性感的野話；引起性慾的淫蕩歌曲。看金錢和肉體的物理變化混合成奇異的化學變化，握着感傷味兒的瓶子，他醉了，把酒杯拿起來咯的一口咬碎了，鮮紅鮮紅的血就流下來；玻璃碴兒把臉，把手把胸膛都割破啦，痛痛的哭着。

像賭着撲克牌似的賭着命運，手裏全齊了，偏偏少一張Q就是夫爾郝斯。夜來香的輕薄陪伴他，在醫院裏一住就是三個月，孤寂無聲的流水上的日子。

他忘不了蕭伯納式的冷諷。

「東方人，你的月光石呢？」

「真的，我找不着她了。」

「想她嗎？」

「天知道！」

「我問你，你愛吉卜西不？」

「我有好幾次被書迷惑住了，那是個關於吉卜西流浪姑娘的描寫！」

「走吧，玩去；我替你製造一個久存在你心中的夢！」

「我不去，願意自個人沉默一會兒。」

「那麼我走了。」

「幹什麼？」

「我和你說的一樣的，純潔的偉大的非凡的月光石睡覺去！」
他忘不了馬克吐溫式的幽默。

「朋友，我作了一次獵人。找到一隻漂亮的野鳥呢。」

「什麼？」

「一個頂標緻，頂漂亮的女人！」

「怎麼美法？」

「沒法形容。她還會許多牀上的功夫，奇奇怪怪的。她有顆黑珠似的痣，鑲在珊瑚嘴邊的白玉頰上。」

「是麼？在哪兒？」

「藍扇子！」

「那個下流地方。」

「二十塊錢可以欣賞赤裸的 *Neck Dance*，Short time 的價錢也一樣；五十塊錢可以 *Pass night*。」

「她是誰？」

「她好像你從前那塊 *Moonstone*！」

「在哪兒，請再說一遍！」

「*BLUE—FAN*。」

「藍扇子？」

他忘不了執起紀珂德的長矛，向「謎」中衝去的事。

在一間煖和精緻的屋裏，冬天被擯絕到窗子外了。席夢思的軟牀上坐着個沒有了愛，沒有靈魂的女人。玄黑軟緞綉着好幾朵大牡丹花的綢睡衣，橫過細腰的是一條金黃帶子，纖指間飛動烟捲兒冒出的細蛇。一雙秀脚也安靜的藏到和輕衫同花樣的高底拖鞋中，赤裸的全身隱隱約約展示出來。女人的生理變化哪，性慾亢進的青藍眼圈，更濃郁的狐腋味，看着中年婦人似的月光石，悲哀在他神經上跳着TAP舞。只有那顆朱古力色的痣，和金黃的頭髮，有一丁點兒聖處女的驕傲，微微地淡淡地也沒有了。

可不；淡淡地微微地也沒有了。原來是在碧水中翻騰的小銀鱗魚。

北國早熟的春光。

寂寞的青龍潭。

新春白熱的孤獨。他挺起健壯胸脯，白金的黃昏遠遠在頭上了，這兒留下比影子還悒鬱的人 and 心。把外套穿上吧，你聽：有尋春的葉兒梭，留聲機的三月綺麗調子呵，飄蕩在輕風裏，潺潺浹浹和流水一樣。只有他，在岸上像個仲夏夜甲虫兒似的，低垂下寂寞的頭。

和熱帶淺藍鸚鵡羽毛似的外衣，照耀出晴空一樣的光輝。杏紅色絲質頭帶兒隨着小風，像握別愛人時在她手中搖起的手絹；象牙色厚直白的佛蘭絨褲子，黃油色膠底皮鞋，輕鬆的春裝哪。摸摸下巴的青鬚兒，再抬頭向藍天看看，往水平的明鏡裏看看；上下全飄泊過去一塊淡薄如烟的春雲。

青龍潭靜默，如作着追懷的祈禱。青龍潭虔誠的替大自然祝福。

藍。

青春蓬勃的純潔，如一襲新娘子披戴的淡藍頭紗，如塊晶瑩的藍寶石。藍色的晴空，深藍沉靜的青龍潭，藍色輕俏的春裝，「藍色多腦河」的調子。和星星一樣的藍色眼珠子，腳底下旋律的藍色快狐步，遙遠凝結住藍色的戀思，憔悴的藍色眼圈，嘴角和兩鬢也留下懶惰的青藍，還有一股輕愁的淡藍烟霧，從藍色的嘴裏吐出來，透明藍色的心臟呵。

藍；透明藍色的心臟呵，還有異國藍色哀愁。

藍；梅毒，淋病，和一切腌臢藍色的性病。

藍；拉開悲劇幕圍的藍。

藍；藍扇子。

藍；藍，藍，藍，藍，藍……藍呀。

「先生，回去嗎？」

「先生，我的船才乾淨呢。」

「先生，我的船頂穩哩。」

「先生，回去嗎船呵。」

「先生，跳下來吧，船！」

像蜻蜓的尾巴尖兒點動流水，輕輕地；俏皮地跳下去，輕輕地，慢慢地跳下去了。伸過兩張胳膊到腦後後當作枕頭，伸直了腿，勞累從胸心鑽上來。臉朝着天，黃昏在頭上丟過風魔的眼。天上的人如果還有知覺則天一定要下雨了；雨就是淚。

但是；是晴和晴和的藍天。

船像輕快新羽毛的；從弓弦上剛發射出的箭；和岸上夕陽前的春景打着招呼，但是他不理；他想着只是想着。

一個深秋。他忘不了悲愁的月光石，他回來；月光石！不；那塊石頭沒有了，丟失在記憶裏，誰知道吉卜西的命運落到哪兒去，在茫茫人海中，他撈不着。

深秋的淒涼的街，他徘徊着黃葉的步履。北國的冷，連柏油路上的車也少了，人也少了。鏤質的細手杖在雞皮手套中擺動着，翠綠的小沿店帽上飄揚起腥紅羽毛，灰鹿皮鞋，肥碩暗綠斗蓬式大衣，騎士瑰麗的作風呢，沿

路撒下老了的秋天的調子。

垂老的秋天；初冬。

聖誕老人的踪跡孩子們知道得最清楚，冬青樹準備它的盛裝了；於是明亮的玻框內羅列雜色點綴，和天上雨後的長虹一樣美麗的銀亮紙，朝着來往的行人笑了。高樓在蕭瑟的寒風裏孤立，那是和流光和都市文明比拳的大力士，甲虫似的流線型汽車漫街蠕動。先知的女人們着起草狐的，玄狐的銀狐的披肩，透明的蟬翼紗襪的腳，在頂高的對空高跟鞋裏展露着，長長的腿，不同季節的先覺，不同的時代尖端的性感，不同的享受，不同的歡樂和悲哀：東方的西方情調。

這是條東方的街，西方風味的寬平柏油路。赤光的老槐在道邊屹立着，和灰暗的黃昏一樣。漸漸的燈亮了，早寐的夜就來啦。

他像條剛結冰的湖裏的魚，在慘淡的大氣裏游泳。

「行好吧，老爺！」

那是一團朦朧的幽靈。

「兩天沒吃麵包了。」

猛地全暈了，驚異這落迫的俄羅斯老人，他有一張和夢一樣廝熬的臉子。猛地，就證明命運是個有形質的了；那是人人可以碰得到的。

在異國的小飯肆裏，他聽着濃酸似的故事，蝕他一塊塊有裂紋的心房。一瓶，兩瓶，三瓶，四瓶……酒是把鑰匙，無論什麼他全知道了。他望着蒼白的鬚子和零破西裝，像面對漫漶石碑，一個字一個字陰着上面不清楚的銘刻。

「藍房子是個大爬虫呵，她病了。」

「從多少多少男人身上，吸取不同的毒素。她就是一切毒素混合晶體。」

「青春如果耗費得太厲害，肉體如果不不停的使用着；一切如果總浪用可就壞啦。」

「不全是為了錢嗎？才二十歲呢，帶滿孔洞的屍體。」

「淋病，子宮毒瘤，楊梅，有了病沒錢治；美麗的也不美麗了。誰願意作病菌的延續者呢？」

「就像扔到泥溝中的花朵兒，被人用腳踐踏爛哩。」

「但是她會貯藏那點兒可貴的年齡風光。沒等到病爛透她，她就自動的急急的先走了。」

「她偷偷吃了大量的安眠藥！」

「但是：她永遠也忘不了你，東方的摯誠孩子！」

「她說這裏彷彿有個奇怪東西作翳障。」

「那是操持世人的命運·命運！」

「她用冷淡斷絕你的癡心，到死她還是抱愧的。她說；她以不純潔的愛冒犯了東方神聖的尊嚴，還有你的古老國家和光榮祖先。你是有偉大前程的，她希望上帝給你哥倫布的勇氣；過去的和她一同毀滅了，頂平常的。」

「帶着一身毒她就自殺了，那在喝了大量的酒後。」

「她自殺了，她的母親也瘋了，瘋了也死了。」

「沒有人問呵，沒有人理。可不；下賤的流浪人！」

「並且，在藍扇子時；她已否認你們，和東方人之間的愛情了。其實；我老了會告訴你，孩子；那是謊！」

「我的女兒恪信着一些什麼，她說愛情是沒有定價的；那是指着女人聖潔身體。但是她可以接過錢來出賣自己，哦！謝謝你給地起了那麼美麗的名子，她不是你的月光石了，是塊污穢石頭！」

「藍扇子的賣淫婦，我身邊的女兒呵。」

老人哭了。一切通通變成灰色的了；灰色的神經，灰色的命運，灰色的記憶，灰色的流浪，灰色的孤獨，灰色的上帝，灰色的時光，灰色的過去，灰色的故事，灰色的嘴唇邊有灰色的夢；灰色的酒，灰的，灰色的。

「我在藍房子證實了謎，我就傷心的走了。我不敢見她，我不敢想她！」

「姓變了；心理，生理，情理上的完全改變呵。」

「除去那和瀑布一般長的金髮，嘴角咖啡色的痣。」

「她是固執的，拗執的草原女兒。我承允負責你們二張嘴，我和她說過，在藍房子裏。我偷去看她時，小聲在她耳邊說過；我落着眼淚向她說。」

「她說全晚了，人是不能為力的。」

「但是她留給我的是無形質的美。過去彷彿我們倆在聯咏一首詩，哀情的未完成的詩句呵。在我記憶裏她姍姍的擺動出微笑，異國的微笑呢；我忘不了她。」

「是的：我就把生命中最華麗的一頁，鑄禁在靈魂的一隅啦。而我對她的愛是永生的。」

「可是，可是她還是屬於我的月光石呵。」

「我的學程和稚弱生命都有個小結束了，但將來呢。」

「因為和遙遠海程一樣的將來我失去一葉帆。」

「我同情你們流蕩人的命運。但是我的力量太薄弱了，太遲疑了。」

「可憐的姑娘，我的象徵青春短促的姑娘！」

「願上帝保佑她。那一定是上天嫉恨人間會保存下這樣的美麗傑作。」

「藍房子的賣淫婦，我的身邊戀人哪。」

他也哭了。一切通通變成灰色的了：灰色的神經，灰色的命運，灰色的記憶，灰色的流浪，灰色的孤獨，灰色的上帝，灰色的時光，灰色的過去，灰色的故事，灰色腦子裏有灰色的夢，灰色的烟，灰的，灰色的。

灰。

在灰色的朦朧裏，他的淚珠像屋簷雨後的滴水，在灰色的烟霧裏，在灰色的酒杯裏，一串串跌下就碎啦。

的臉上佈滿初冬寒冷的悵鬱，失去光亮的眼珠子，失去了的異國戀情，金黃色和濃咖啡色的異國戀情，一隻大手扎進胸懷裏，撲的把心臟給掏走了；原始人的空洞悲哀，給自個人當奴隸的人呵；在欺騙裏，在詭譎裏，感傷命運的淚珠兒，一串串跌下就碎啦。

低氣壓的夜，濃霧籠罩住的和墳墓似的，靜靜長街。

誰明白生命方程式的構造。

「在哪兒呢，在哪兒呢。」

就在這條被濃霧籠罩住的，靜靜的長街上，有着黃昏色深沉的路燈，蒼茫裏游泳過兩個落漠的孤獨人，兩顆蒼茫的心和淚珠子。叨着辛酸的吉士烟，火星兒像一句神祕派詩人的詩，烟蒂頭一朵朵落下去。他的戀人，她的月光石；別人的戀人，第三個人的戀人，幾十個人幾百個人的戀人和月光石哪，屬於每個有錢人的戀人和月光石。二十世紀人的高貴感，二十多歲年輕人的酸素，他皺着眉毛說：

「賣淫婦呵。」

可不；低氣壓的夜裏，在昏暗中正才于着異國賣淫婦人。老了的風魔的媚眼，頂高的高跟鞋生出零丁的淒涼調子，和酸一樣；滲合在高貴感的酸素裏，都市平淡人生觀的中和。他的怒氣，他的嫉妬紅血球和悲哀白血球的交戰；慢慢兒就平息了，和水似地。

標價出賣的肉體；比如靈魂是爲他守節的，她的嘴被千百男人吻着是爲了生活。他想起月光石似的胴體，混身受到一陣金黃毛髮味的感染。

霓虹燈在半天招搖出繁華都市的商標。

粗線條的野獸派文明。

他推開臂膀間黏土性的老人，老人醉醺醺的向前摔去，猛的一把又抓回來，蹣跚的步伐就癱軟在街道邊了。一股清冷從下面鑽上來；像陰雨前的黎明，迷迷糊糊的醒啦。

靜靜。又朝着墳墓似的，靜靜長街踽踽；踽踽下去。

「懷念和影子般無定的人多悲哀呀。」

「和我們懷念沙皇一樣。」

「請你告訴我，月光石安眠在哪兒呵。」

「在支那；頂大頂大的中國。」

「不，像是甜蜜的家，她永遠永遠的。我說的是墓哪。」

「東方的孩子，你也許緬念到墓上的十字架吧。」

「一定和我想她的心一樣；純潔的白石的。」

「她有毒，更不願世上留着那麼一塊毒。也是她自己的遺囑，就化成了灰燼了。」

「什麼！」

「火葬了。」

「燒成一堆灰？」

「是的，一堆隨時可以乘風而去的灰。」

灰。灰色的灰；全是灰，全是灰了，沒有了。灰；灰，灰，灰，灰；灰，灰色的灰。

忽然，他對於天堂下的地獄就神往起來。

忽然，銀灰色的纖維斷了。

忽然，就墮入灰色的漩渦裏，享受灰色的生命呵。

忽然，兩隻孤獨的手緊握在一起，從灰色的嘴邊飄下灰色的句子。

「東方孩子，別忘了你是哥倫布！」

「我也希望你一步就邁到耶路撒冷。」

「哦，耶路撒冷，聖誕節快來了。」

「這兒有五百塊錢給你，好好過聖誕吧。我願意你看見我就是看見幸福。」

「那是不錯的，你就是幸福。你的家，你的國；我將永遠的替你祈禱祝福！」

「慢慢兒走吧。」

「是的，老了得慢慢兒的走。多咱回到夢裏的彼得洛格的家呀。我差點全忘了；她還留給你有遺囑呢。」

「月光石！」

「一本書上的句子。專贈給你！」

「怎麼說？請快告訴我。」

「冷靜一點兒，孩子。沒有什麼，愛情和孽情是一個人，快樂和悲哀是對孿生兄弟。年輕人是危險地，當他

們心中有了追求的對像。」

「你說是人？」

「不一定。一個人，一個幻念，一個理想，一個信仰，一個夢，或是書本上一句話。」

「你的意思說愛情是難免缺欠的？」

「不只形體上流露缺欠，它本身就是一個毒物。」

「我記得有人形容愛情是一把火。」

「火？火會很快的熄了或滅了。它是毒呢，沒有方法可以救治的毒，中毒的人漸漸全毀滅了。」

「和春天裏的秋天一樣。」

「當她——你的月光石，我的女兒——金黃的頭髮瀟瀟的流到枕上，嗚呀；她向牧師懺悔……她說……」

「你別哭！她說些什麼呢！」

「她說她對不起一個東方的孩子，她瀆犯了一個純潔的靈魂。因為她和那個孩子有了不可告人的愛情。」

「是的。唉，我也要哭了。」

「對於自己的殞滅，她是非常的坦然。因為她早悟澈了死這一天終久是要來的。」

「畢竟來了。」

「而且還是自己的安排。」

「我的月光石呵。」

「噢，她形容一生；她想到亞力山大小仲馬的茶花女。有一句話願你嘗熟了它，那是轉贈給你的。瑪格瑞蒂說過：那無論是什麼花，都不過一早一晚的功夫就枯萎了。——她企盼上帝給你力量。」

「力量？」

「是的。或說是魄力，希望你把她忘了。」

「忘了？真忘不了哪。」

……
連壯子餓他全忘了。

是的，那無論什麼花，都不過一早一晚的功夫就枯萎了。

枯萎了，完了。但是他至死也忘不了月光石呵。

他忘不了茶花女似的一朵茶花，一朵茶花似的記憶，記憶鑲在茶花女似的她的髮邊，就失去了，滾了滾遠了。

遠遠了，飄浮過去的藍天。

遠遠了，流蕩過去的水。

藍。

藍色的灰。

灰。

灰色的藍。

藍灰，灰藍混合在一塊兒；黃昏就來啦。落日慢慢的沉入流水裏，繁星剛醒，正對大自然祝福。

稀有的北國早熟春光，大自然替他祝福。

他。又奏起年輕人沉默步履，清香早春的暮街迎迓着他，新生的嫩枝在昏暗裏安慰他，流水睽別了他，日子離遠了他，月光石拋棄了他，幸福攢攔了他，感傷正歡笑着他；微風在遲暮裏，悄悄地，輕輕地替他打着孤獨的拍子。

白色的小沿毡帽變成淺藍的，淺藍外衣變成遠海一樣的深，杏紅的領帶兒變成蕃茄的濃，白佛蘭絨的褲子變成銀青色，黃奶油的皮鞋變成咖啡色。一座座的樓像是崢嶸山巒，山巒下這時正有一個落漠的心跳動着，寂寞的步子幽幽走着，走着。

走着，走着；連影子全消落到夜色裏了。

憔悴的春病患者的指間，結落下一個個烟蒂頭，低垂下腦袋，慢慢的飄浮過真空的夜。

澄靜無涯雲空，像沒有風波的碧海，在宇宙裏圖界出蒼茫的圓。星星相繼的睡醒了，淘氣的眨着眼。沁透人的清涼把一彎小瓢兒似的月牙從迢迢的無極推送過來，彷彿海汐退後的軟沙岸載下最後的回歸者的唯一腳印，那閃爍的星點，人人會猜想得是銀貝殼了，美的夜呵，連無依的靈魂全昇華入輕雲了。

他遂巡入長空，那茫茫的雲間。

一步步就失去了。只有不清楚的；斷續的抖顫口哨子，在早熟的夜色裏；溢滿異國的三月春愁。

題解：藍扇子 BLUE FAN 是 X X 一個最大，而較著名的西祥淫窟，好比中國的頭等班子。座落在一條幽

靜的街上，瑰麗的樓裏滿有各式各樣的外國女人，只要肯花錢，立刻就可以作着交易。我愛這名字的風趣，正如裏面不同的女人的臉子和胴體。

旋

風

一卷小說

夏穆天

六

丁穆這時候視着茜玲，牠正輕輕地緩步在草坪上，風把披肩的輕紗，和亮澤的黑髮裹在一起。

已經吃完了東西，酒解放了每一個人，他們任情地，歡快地，像從羈絆裏掙斷了鎖鏈，一羣年青的馬，奔馳在自由的田野上。草坪漸漸被夕陽塗上了一層顏色，樹梢在風裏悄悄顫動着，那是沒有人覺得的。

「難得的解放啊！」尤里在一邊說。

「什麼意思？」章茫問他。

「在這裏，」丁穆搶到頭裏俏皮地說：「你才能看到真正的二十世紀中國的青年，都需要快樂。」

「那邊燈光亮了，」茜玲說，將手指着城市。

遠山已經啣沒了夕陽，城市的燈火閃爍地升上來，在變暗的天空，如同無數星斗似地。

「我真想不到這郊外這樣好，」周玲隨着衆人說：「天黑了，那城像一顆燦爛的花一樣……」

朱堅離開了朦朧光，從那邊走來，靠近了她用同樣的聲調說：

「太美了，那中心陸起的一團，像霧，紅色的霧，……真是絕景！那是這城市所有的精華！」

「我們回去嗎？」王亦夫悶聲地插進來。

「天黑了，也該回去了。」尤里附和着。

有肯走的，有不肯走的，末後周玲說要回去了，她看茜玲一眼，問她：

「你走嗎？」

「我想再坐一會，」她迅速她說：「我愛這夜晚，月亮已經升起來了。」

「曉得別有風味，」丁穆想，便大笑說：

「好啊！我找到同伴了！」

「我也不回去，」章茫在草坪上坐下，他對茜玲輕瞥過一眼，她的深邃的兩眼正看着星，就彷彿她的兩眼在黑暗中，也就和星一樣。

他們都去了，這草坪就只留下三個人。

「我看到朱堅，便感到不舒服，他好像處處都在用他的財富來恫嚇別人，因此我不愿和他同路，」章茫說。

「那管他，他的父親給了他漂亮的西裝，當然他有誇耀的權利，」丁穆笑着回答：「你不滿意他，可以打破他的拳頭，何必迴避他？」

章茫臉紅一下，噤噓着說：

「打架是犯法的。」

「那就證明你被他恫嚇了，他恫嚇不住我！」

講這話的時候，非常強硬，好像他想故意這樣，這話使她感到一種恐懼，和一種欣喜。又圓又大的月亮，把三個人的影子印在草地上，他的聲音流露着自得的微笑，茜玲看着他在陰影中發出奇光的眼睛，不由地想着：「這個大膽的，放任的男子，是正確的嗎？」月光照在她豐美的胸脯上，照着乳部在均勻地起伏。

「這樣你快樂嗎？」她弄巧地問。

「並不。」

「怎樣你才快樂呢？」

「做我自己愿做的事。」他平靜地回答。

丁穆望着她感到她的發問有點異樣，懷疑地問她：

「你爲什麼這樣問呢？」

「告訴我，」她輕輕地說：「你不想自殺嗎？」

「我爲什麼會自殺呢？」他高聲笑出來：「那是一樁傻事，一樁……我要好好活下去的。」

月亮更升高了，幽涼的青輝把三個人的影子擠在一起，風倏着河水淒抑地交澗在草坪的四圍，夜更迷茫而沉鬱了。茜玲過薄的衣服使她受了涼，打了一個噴嚏，低下頭來，心中不斷思索着：

「我不是年青嗎？不是美麗嗎？我會否以我的年青與美麗，做過使我幸福的事？我做了……」

「真的，你受涼了，」丁穆打斷了她的思索：「我們回去吧。」

山坡下邊那匹馬，孤獨地在悲抑着，拋着四蹄，拖在尾巴後邊的車身便動搖着，他們一直走到坡下。

「畜牲大概是餓了，」丁穆笑着躍到駛者位上，「飢餓真是最不好治的疾病。」

「我要病了，」章茫和茜玲並肩坐着，低聲喃喃說，以使別人聽不見，丁穆拿起鞭子，大聲說：

「你看，我要追上前邊的車子！」

於是，一個黑點向前跑，在前邊的車子上，後邊朱堅和周玲並坐着，他很快樂，至少竭力裝出快樂的樣子，

向繼續揚着：

「你剛才的口琴吹得太好了。」

「怕是一點也不好吧。」周玲輕笑着說。

「我完全被你的琴聲所溶化了，」他說：「我敢說，好到不能再好了。」

他看他一眼，愉快地笑出聲音來，從他身上散發出一種高貴的香水的香氣，臉很白皙，濃濃的烏黑的眉毛，

只是下巴有點尖瘦，談起話來，在月光下便露出一排潔白的牙齒。

這個男子在馬的對面，她看不出有什麼缺點，除了身材略為矮一點，他很會說話，又很會修飾。

「你預備什麼時候回去呢？」她這樣問他。

「我不想回去。」

「爲什麼？」

「這城市的空氣很好，尤其，有你這樣美麗的姑娘。」

說到這裏，他停頓一下，才覺得自己說得太膽了，偷偷地看她的臉色，但那態度仍很從容。

「你——」她薄怒地轉過臉去，不讓他看見。

「停會，」他說：「我請你到金谷跳舞去吧？」

「不，謝謝你。」

「爲什麼呢？」

「我不會跳。」羞紅了臉說。

馬車緩慢地向前走。

「府上在什麼地方？」

她告訴他地址。

「允許我常到府上去嗎？」

七

這是落雨的一天，丁穆從外邊淋得很溼的跑回來，他換了衣服，便到寧茫的屋裏來。

隨着細雨，屋裏有吵鬧的聲音傳出來，他聽出來是那個老婦人，便沒有進去。但章茫卻開門看見了他。他的母親忍着悲痛，低聲嗚咽着，用手巾遮住臉便走到裏間去了。

「你的母親真是一個好母親。」丁穆立在門口，微笑着說。

「你剛才到什麼地方去的？」他不答那句話，這樣問他。

「先別問我，你們爲什麼生氣？」

他望着他，從那眼光裏，丁穆瞅出了什麼，便微笑着：

「你真太不能諒解你的母親了，過去思想自然不是我們可以看慣的，你可以想想，像這樣的現象很多，你就可以避免了。」

「我不明白。」竟茫喃喃道。

「那隨你的便吧，現在你爲什麼不痛快？」

「我精神不好」他低沉地說。

「那麼我走了，」丁穆退到門口說。

「別走。來，」章茫苦痛地喊：「來和我談談。」

「我從來不想向別人說教，」丁穆站住說：「我和你談些什麼啊！你的許多偉大的學說不能安慰你嗎？」

「別提起書本吧！」他迅捷地阻斷他：「書本把我害了！」

「奇怪，你們都這樣善變。」

他笑着，便頗帶興味地坐到椅子上去注目他，並用手做一個手勢，彷彿是說：

「香烟有嗎？」

章茫遞一根給他，用同樣的低沉的語調說：

「我現在後悔我自己唸過書，我恨我的父母辛辛苦苦使我獲得了智識，智識給了我慾望，憧憬，但智識却把

獲得這些的妙巧，完全封閉起來，他不容你不逃避，不退縮，又緊緊地譴責你，鞭擊你！它給了你憤恨，嫉妬，還有……」

「算了吧，」丁穆把泥污的手揮一揮：「我要聽的不是牢騷，是你剛才爲什麼和伯母吵起來。」

「因爲……」他想一想，煩悶地叫：「叫我怎麼說啊！」

丁穆現在看章茫，好像是一個幼稚的頑童，他挪挪地說：

「是爲替我找個太太，是不是？」

「差不多。」

「那是一件好事呀！」丁穆頑皮地說，但這話是帶着沉重的分量：「你想怎樣呢？想自由戀愛，結婚，是不是？」

「我不知你爲什麼這樣說，」章茫懊喪地說：「彷彿全不關心別人的苦痛似地。」

「你叫我陪你哭，是不是？」他重覆地說：「那太捉弄人了。」

「那明明是捉弄我，」章茫有點生氣了：「你想我能聽她的話，隨便和一個粗俗的女人結合嗎？」

「我真不明白，」丁穆仍故意說：「你說的粗俗是什麼，是沒有智識，舉止不文雅嗎？可是你剛才說你討厭而深恨智識來的！」

章茫阻住了口，躊躇一下，丁穆於是換了口吻說：

「別再庸人自擾了，他說，你聽着，事實她永久做不到的，發牢騷才是自尋苦惱哩。你做你的，雙方戀愛吧，你不妨照你的計劃，拚命地去愛你的愛人……」

「你叫我怎樣去愛她呢？」他失口說出來。

「愛誰？」丁穆迅速地問。

「常和我們在一塊的，」章茫大胆地說：「她是黃玲。」

「原來是他，」丁穆淡淡地說：「她愛你嗎？」

「我不知道……」

那個有着婦人的成熟的，少女的窈窕的，熱情而靜穆的影子，又從他們之間走過，她那婉妙的歌喉，還彷彿在秋日的原野上歌唱着，那聲音是那樣蕩人心魂啊！

「傻傻兒，」丁穆自覺有點滑稽地說：「追求女人不是到菓園裏採取菓子，你必須先播種，再耕耘，才有收穫……你必須忍耐……」

這些話，對於章茫，却覺得無限的親切，每一個字都變成光明的，火星樣的，他的心爲全個希望燃着。於是，他忘了剛才的痛苦，愉快地笑着，盡緊了他的朋友。

「走吧，章茫。」丁穆將烟扔到痰盂裏，拉着他的臂說。

「那裏？」

「下館子去，喝一點酒。」

「真好，我正想喝酒。」

兩個人相伴着踏着泥濘，冒着雨，向外面走去。晚上回來的時候，章茫醉醺醺地，她的母親看他一眼，沒說什麼，便扶他去睡了。

丁穆回到屋裏，好像做了一個夢似地，他愈想愈好笑，又像剛才做一幕戲，在那戲裏，他彷彿玩弄了別人，這次使他微微有點自疚，雨下得很大，他也就睡着了。

第二天，他破例地起了一個絕早，到市上逛了一趟回來，想不到茜玲就來了。

「丁穆，」她進門就說：「昨晚你們喝酒了，是不是？」

「噢，」他快活地連接她：「你怎麼知道？」

「我知道的，」她帶點神秘地說，清晨的陽光塗住了窗子，照在潔白的床單上。

在這小屋子裏，她顯得更嬌豔，更美麗，她的柔細的手掌互相撫摸着，淡色的外套掛在衣架上，她的眼睛和合適的嘴唇，和調地構成一個曲線，她輕輕地說：

「我真不知道，你們男子爲什麼喜歡喝酒？」

「丁穆正提筆在一張紙上劃着幾個字，聽到這裏，便笑着問：

「你們女子爲什麼不喜歡喝酒？」

「酒常常使人麻痺，使人失去理智，在酒醉的時候，許多人變得跟一隻野獸一樣。」

「因此，」丁穆說：「我才喜歡喝酒。」

說時，他將剛才劃的幾個字拿給她，那是：——星期天，喝酒天。

「那麼，」茜玲提起興趣說：「你是情願被麻痺，成爲一個沒有理智，一個狂亂的棍徒嗎？」

「我首先應該解釋，我喝醉了酒，總是安穩地睡覺的，我不像別的醉人一樣，打，鬧，摔東西。這個時代，清醒是沒有用處的，醉是一種享受，一種主觀的，無感受的享受。」

「但是客觀的事物還是影響主觀的觀察呀！」

「那是當然的，」丁穆說：「不過你又何必深思呢，對什麼事情，深思就有煩悶，譬如工作，戀愛……」

「戀愛是有煩悶的嗎？」茜玲問他，她的眼睛爲這而明亮了，明朗地閃耀着。

「當然有的，」丁穆說：「但戀愛是一種需要，兩性之間爲了戀愛，誰也不能避免這種思索。」

「你又和誰戀愛呢？」她用一半認真，一半俏皮的語調問：「那個幸福的女子是誰？」

「什麼？她是幸福的？」

「那當然，和你戀愛的人是幸福的。」——她忽然感到這話太莽衝了，又補充地說：「因爲你善於擺脫苦惱

呀！」

「這個女人在讚揚我呢，」丁穆想，便試探地問她：

「你認爲戀愛就幸福嗎？」

「那我不知道，」茜玲羞怯地搖搖頭，從來，這是第一個男子大胆地和她談這種問題，因此，她心裏得很厲害，她想起了二十年被壓抑的青春，永久的對戀情的曖昧的臆想，有一種恐懼和一種欣慰交溶起來，她輕聲說：

「我不容易回答你，有時我覺得是這樣的。」

他覺得尤里會告訴過他，茜玲是一個從教會學校中出來的學生，便被荐到這裏教書，他說：

「像你這樣的美麗女子對戀愛沒有一個成形的觀念，是誰也不會相信的。」他笑着說。

「真的，有時我很怕聽到這兩個字……」

「那只是你的疑懼吧了，」他認爲一個問題太長的討論下去是不好的，便問她：

「章茫你見了嗎？」

「他爲什麼用這樣態度呢，」茜玲想，無力地回答道：「在門口，伯母說昨晚和冰喝酒多了，還在睡呢。」

「原來你這樣知道我們昨天喝酒的呀！」丁穆說。

「他在故意敷衍我，他和我……」茜玲繼續想，沒有回答，只勉強裝出一個笑來，便站起來說：

「我要回去了。」

他擺出和往常一樣謙虛而動人的聲調，伸出手來說：

「明天請你來。」

「好的，明天見。」茜玲這樣說，便披上外套，在淡薄的陽光下珊珊地走了出去。

她走後，丁穆便感到屋裏空虛起來了，他抽着烟，從抽斗裏拿出一柄手槍，玩弄着，這時，章茫走進來。

「茜玲來了嗎？」進門他高聲地問。

「剛走。」

「噢，這手槍那裏來的？」

「才從一個小竊賊手裏用便宜價買來的。」他摸着那小巧的槍，自在地說。

「你要槍做什麼？有着危險性的。」章芷正色說。

「好頑兒，也許有一天我能用着它，拿它打死一個人，或者不小心打的是我。」他看看他的朋友，便把槍收起來：「至少，等我討厭它，再賣出去，總可以賺一筆錢。」

八

現在，丁穆穿上了大衣，便走了出去，他決定到一家餐館裏去進餐。

這家餐館是由一個西洋人辦的旅館附設的，一座七層堂皇的大樓，牆壁砌着富麗的白磚，樓板的階梯，都鑲上高貴的地毯，他忽然討厭登上電梯，便一層層爬上去。爬到第四層，他忽然想到朱堅告訴他住在這裏。

「看看這個傢伙在做些什麼吧，」這樣想着，便照記住的號頭查過去，當他正想用手扣門，忽然聽到一種熟悉的，少女的哭聲，他心一動，便縮回了手，聽出裏面是周玲。

「你，你害了我？」

她的聲音是斷續的，無力的，但哭聲却愈高了，她反覆地叫着：

「我將怎麼辦呢？」

「慢慢兒商量好了，」是朱堅的聲音，他說：「事情已經做錯了，難道哭便有什麼補助嗎？」

「你，你爲什麼欺騙我？你……」

「算了吧，」朱堅說：「請你原諒，都只爲我太愛你！無論如何，我絕沒有輕視你的一點性質在內，我仍然……」

「停住你好聽的話吧，」周玲絕望地繼續哭着：「我再不聽你的諂媚了，你總是口心不符的。」

「好了，小姐！」

他又繼續聽見朱堅在擦着洋火，傲慢地說：

「我說好的你不聽，那麼叫我說什麼？我難道爲了做錯這點事就去自殺嗎？那傳揚出去，與你的名譽也是不大好的，再說我又不是強迫你，你不脫褲子我總沒有辦法。」

「真無恥！」丁穆用混濁的低聲罵一句。

果然，這話像一個箭刺，殘酷地傷害了一個受辱的靈魂，周玲氣忿的哭聲更高了，她蹣跚着腳罵：

「你簡直不是人！」

「就算我是一頭驢子吧，別生氣了小姐。」朱堅嘻皮笑臉地繼續說。「我們該吃飯去了，這成什麼樣子？」丁穆迅速地退回來，當他在餐桌上坐好，看完了菜單，朱堅和周玲也來了，周玲走在後邊，眼角還溼潤着。她很快地看見了他，便轉身偷偷地擦乾了淚痕才走進來。

「啊，是你們，」丁穆裝出什麼都不知道的神氣，神色自若地將腰動一下，便招呼着：「坐下來一起吃吧。」在這裏遇見你，真使我很快樂。」

他和丁穆談着許多問題，丁穆很少回答他，最後吃完了飯，丁穆便向周玲說：

「下午你不妨找我去談談，假若你認爲有這種需要的話。」

他回來不久，周玲便來了，她臉色很難看，慢慢地椅子上坐下，脚步好像一個受難婦人的步履，遲緩而無力。

「你今天好像很難過，」丁穆慢慢地走近她，將一隻手撫在她肩上，用愛嬌的口吻說：

「你首先有沒有應該告訴我的事。」

她看到那強有力的眼光，她想告訴他，但爲了害羞，又嚥回來，那態度非常勉強。

「我告訴你，」丁穆寬慰地說：「你再隱瞞就是不對的了，早晨……」

周玲忽的埋頭哭了，伏在椅背上，肩頭不斷抽動着，她迷亂地說：

「我……我……受了騙……」

「我知道，」丁穆說：「那沒有關係的，過去的錯誤把它忘卻就好了。」

「他用酒灌醉了我，」周玲繼續泣聲說：「最初說他要娶我，今天又說他已結過了婚……我要到法院去！」

「算了，那有什麼好處，只是暴露你的受騙，讓小報上多一件新聞讓無數人多一件笑談算了。」

「貞操根本就是一種無用的名詞，」他繼續說：「性行爲是一種需要，如同頭公牛需要一頭母牛，在街上也常見狗和狗交尾，這原是常事，我們何必跟着人們大驚小怪呢，結婚，戀愛……都不過是爲了滿足性行爲的一種形式，人們在結婚日，大鑼大鼓地熱鬧着，不過就告訴別人：我們今天晚上性交……我將話扯遠了，這樣清楚地認識了他，在你，不妨當作一次上當的經驗，說真的，你和她結了婚，是眞能幸福嗎？」

「以後不用再理他，滾他的吧！」他把手從她肩上拿下來：「像他自己說，他不過是一個穿衣服的驢子。你雖然做錯一件事，卻獲得一種智慧，教給你怎樣正當地去戀愛，在我們朋友之中……」

他想一下，向周玲說：

「章茫如何呢？」

「我不知道，」周玲低聲說：「我完全缺少鑑別一個人的能力。」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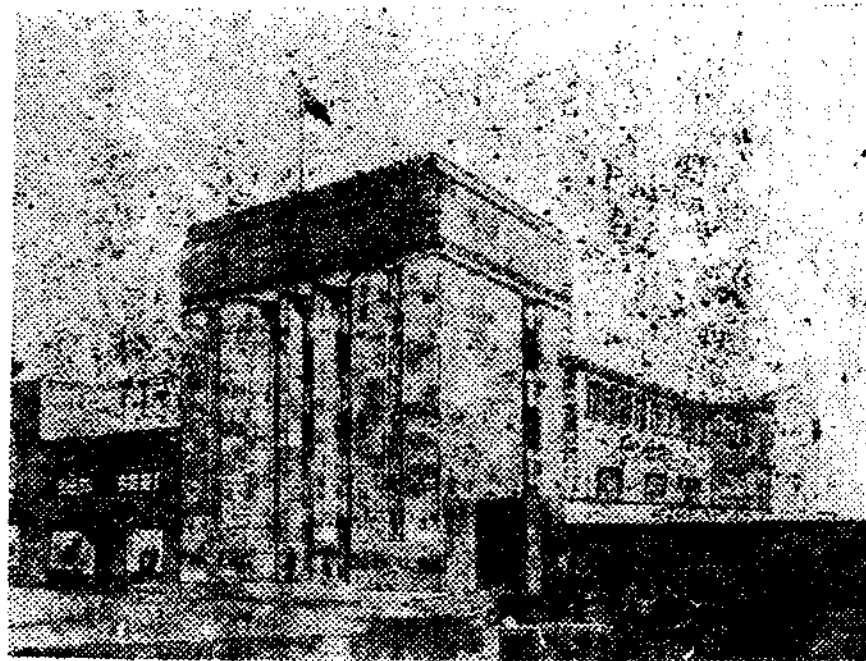
「還是讓這些事情自由發展吧。」他說完這句，便拉她起來，回復了他揶揄的聲調：「你不是才十八歲嗎？小孩子，純粹是一個小孩子！」

南 京 興 業 銀 行

自 建 大 廈
經 營 商 業 銀 行 一 切 業 務

總 行 電 話

南 京 中 華 路 六 十 七 號
二 一 二 一 二 六 號



上 海 辦 事 處
南 京 辦 事 處

亞 爾 培 路 二 號
七 三 七 六 八 號
復 興 路 中 央 商 場

敬 請 各 界 女 士 參 觀 無 任 歡 迎

內 設

南 京 家 庭 什 物 行

中 西 木 器 部
應 時 衣 服 部
銅 錫 破 器 部
鐘 錶 字 畫 部

專 門 買 賣
代 客 徵 求
委 託 寄 售 家 庭 一 切 應 用 什 物

地 址：中 華 路 北 首 錦 繡 坊

南 京 分 店：大 中 華 商 場 內

大 眾 化 草

地

美 術 化 毯

經 濟 美 觀 耐 用

大 小 尺 寸 齊 備
顏 色 花 樣 繁 多

鄧 甫 記 藤 柳 草 器 廠
總 店：上 海 西 摩 路 二 〇 一 號

信成商業銀行

自建四層
新廈並築
新式倉庫
辦理銀行
以及堆棧
一切業務

行址 中華路六十五號
電話 二二二三
第一倉庫 樂一路一五五號

南京新華銀號

特壹奉
種千贈
活元支
期可票
存款開皮
款戶夾

地址 康建二
電話 二二二
二二二
六二二
號號 一 一 二

行銀員會會公業同業行銀市海上

行銀源匯海上

各埠匯兌往來

活期定期存款

信託放款押款

代理收款解款

其他銀行業務

行 分

南京建康路二五〇號
蘇州西中市一四〇號
無錫北塘大街
武進大廟街

行 總

上海甯波路九四號
電話一八二五七轉接各部

處 事 辦

蘇州觀前街
無錫城中復興路口
武進西門外西直街一三〇號

王 家 老 藥 鋪

泰 和 生 參 藥 號

專 售 參 燕 飲 片
折 兌 中 外 藥 材

◀ 代 客 煎 藥 ▶ ▶ 迅 速 週 到 ▶

總 店 電 話 支 店
昇 二 中 路 三 號
倉 六 七 號
巷 九 號
口 內

南 京 張 泰 和 參 燕 國 藥 總 分 號

本堂創始於前清中葉素抱濟世之心毫無牟利之念是以
早有悠久之信譽復蒙 各界讚揚允推首都巨擘舉凡本
堂飲片泡製之精工夏令要藥之特效丸散膏丹之認真四
時良藥之合宜遂致有口皆碑營業日盛近來總分號便
利顧客起見一律於本年五月一日起代客煎藥準時送到
以報賜顧者之盛意茲屆夏令特製要藥如

冰 麝 痧 藥 丸 諸 葛 行 軍 散

純 陽 正 氣 丸 神 效 白 痧 散

張 氏 痧 藥 水 觀 音 救 急 丹

菩 提 救 苦 丸 神 效 痢 疾 散

數種以備 諸大慈善家選購施發僻道鄉間俾患者得救
真莫大之功德每逢國農曆一日十五朔望日總分號同
時一律九折備蒙 賜顧曷勝竭誠歡迎之至

總號建康路奇望街
一分號中山路土街口 同啓
二分號莫愁路文津橋

介紹南四大棉布號

華豐棉布號

昇州路四十一號之一

寶大棉布號

昇州路三十二號

正豐棉布號

昇州路二八一號

華隆棉布號

昇州路四十三號

零躉批發。價目克己

作品 一卷三期

三十二年九月十五日出版

編輯 野草書屋

發行 南京大中華商場內

主編人 田野

發行人 王耀南

印刷 新東方公司

南京糖坊橋六五號

全國各大書局報攤代售

實價十元（聯銀二元）

總經理 野草書屋

上海 五洲書報社

上海山東路四馬路口

北京 藝術與生活社

北京西四南北溝沿30

願代售本刊者請向野草書屋

或各關係方面接洽

本刊暫不承收長期訂戶

中央儲備銀行

中華民國國家銀行

上海分行

南京總行

行址 外灘十五號
 電報掛號 中文八六二八
 電話 一七四六三
 一七四六四
 一七四六五
 一七四六六



行址 中山東路一號
 電報掛號 中文五五四四
 英文 CENTRE BANK
 (各地一律)
 電話 二二二一〇
 二二五四一
 二二五四八
 二二七五一

(部各接轉)

(部各接轉)

資本總額 壹萬萬元

蘇州支行	杭州支行	蚌埠支行	廣州支行	漢口支行	甯波支行
行址 觀前街一八九號 電報掛號 中文五五四四 電話 一八五六 六九五	行址 太平坊大街 電報掛號 中文五五四四 電話 二七七〇	行址 二馬路二九四號 電報掛號 中文五五四四 電話 二五八	行址 長堤大馬路二六八號 電報掛號 中文六三二八 電話 一七一三一	行址 湖北街九號 電報掛號 中文一三三五	行址 江廈路十五號 電報掛號 中文五五四四 電話 七六〇 七六五

各地辦事處

蘇州：中二街
 常熟：老縣場
 無錫：北門大街
 南通：西大街
 揚州：左衛街
 太倉：稅務橋
 嘉興：望吳橋
 常州：西瀛里
 泰縣：彩衣街